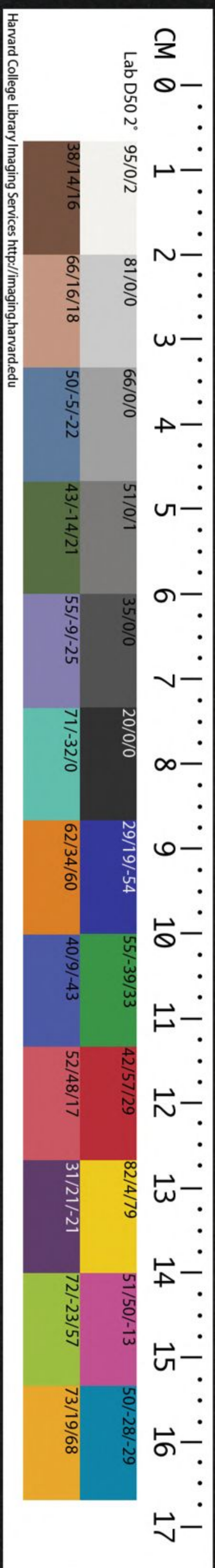


T2574/4238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8

NOV 4 1957



讀史管見卷第十三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大舍張溥開

梁紀

武帝下

普通三年

初上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為子正德少龔疎不檢  
常每觀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庶  
正德快快乃私奔魏魏待之薄後自魏逃歸土泣  
海之

正德之為武帝子也使武帝終無子則神器付誰

讀史管見卷第十三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梁紀

武帝下

普通三年

初上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爲子，正德少龕疎不檢，居常每覬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快快，乃私奔魏，魏待之薄，復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

正德之爲武帝子也，使武帝終無子，則神器付託



必歸之宜其意望之重也既而還本武帝當封以王爵出警入蹕而侯之西豐其施甚薄使正德而知義必澹然自處何事之敢論正德僉險人也年又已長帝曾不能滿其所望而處之至使出奔其家庭之教朝廷之法於此而皆不能守乎劉玄德有言幾事之來豈有終極若今日幾事已露明日之失未足恨也及正德自魏復歸於國則原情定罪或收還爵土而處以散秩或胙以小邑而僅免饑寒彼悔心萌邪心懾而禍亂之萌遏矣泣而誨

之姑息是尙私恩伸而義不立他日豫章王綜合三軍而奔魏邦他人恩重於父而服衰豈無所自哉

四年

魏元义既得志驕復嗜酒好色貪吝寶貨賄賂公行然又放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執持入財授官吏部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亦皆貪汙百姓

論元义專利之禍

魏政至肅宗寢衰然盜賊未作也元义柄國不能儉約而獨以貪貨一事至生亂階夫財利不可專

於上塞於下古之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均天地之  
生息而聚之於上而均於下歛之不已則人人困  
窮弱者窘於利強者豐於財而國隨以亡矣故紂  
之亡以鹿臺之財桀之亡以鉅橋之粟董卓之亡  
以鄆塢公孫瓚之亡以京城古無不然富者心府  
也而小人不悟必至如石崇困於臨死之間則亦  
末如之何矣今元义好貨無厭其父既貪縱其妻  
又通請託其子又受賂遺於是牧守令長罔不貪  
汙郡縣小吏亦非公選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

而仁人之國專利之禍如此故曰國家之敗由官  
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魏主從侍講賈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  
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人  
以爲雅談

賈思伯衰至便驕之語非特雅談而已惟持其志  
者知之血氣有衰志立則無衰元帥可奪志立則  
不可奪以此一言亦可見思伯之所存矣其春秋  
之學獨無傳考魏主治身爲國未有以賢於未受

春秋之時是時胡后淫亂而徐鄭用權使魏主監  
姜氏慶父之事必有防閑之道正家之法不至死  
於醜毒矣然則思伯所講肅宗所受無乃三家詳  
畧同異文章之末耶夫讀聖人經而留心於考詳  
畧采同異溺文章之末是未嘗讀經也昔齊豹處  
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故  
爲其事必有其功今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弘意大  
旨以見於行事不若不讀之爲愈也

魏以臨淮王彧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彧敗而歸

五年

賊勢日盛魏主引群臣問計元脩義請遣重臣鎮恒  
朔以捍寇魏主曰去歲阿那瓌叛李崇請改鎮爲州  
朕不從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  
旣往難追聊復畧論耳然崇貴戚重望意欲遣之何  
如皆曰實合郡望

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鑒者治本而不  
治標六鎮之叛起於宦官劉騰爲司空之時好貨  
納賂山澤舟車之利罔不權固遂至刻剝六鎮交  
通互市歲入以巨萬萬計此六鎮攜離之本也比

論魏主追恨  
忠謀

及破六韓拔陵作難。蓋已累歲。病根深矣。李崇乞改鎮爲州。去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尚恐後時。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恨忠謀。且不知劉騰貪饗致寇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既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改鎮爲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爲國家者。當閑暇之時。脩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車於未奔。楫舟於未沈。徹桑土於未陰雨。不使至於無可柰何。至於無可柰何。孔子亦

末如之何矣。

侍中周捨坐事免。以散騎常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勅。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機密者。萬微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腹心之任也。方鎮者。股肱之寄也。朝儀者。禮法之原也。詔勅者。賞罰之文也。兼是六者而堪之。非有道德才智。孰可哉。舍伊周而論。其惟諸葛武侯乎。如漢之魏相。唐之陸贄。亦庶乎無忝矣。厥惟艱哉。

論梁武不知  
人未早不量  
力

未异特以好文義多藝能、瞻精力而當此任、于以見梁武之不知人、而异之不量力也、夫絳侯木訥、霍光篤慎、其於文藝闕如也、而安劉氏、定社稷、故無文藝不害為君子、有文藝不害為小人、朱异亡梁、江總亡陳、有國家者、慎所取舍哉、

六年

初帝納東昏侯寵姬、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綜亦自疑、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為父子、遂潛發東昏冢、自殺一男試之、驗、由是常懷異志、外人皆知之、而莫敢言、屢求邊任、及在彭城、遂降于魏、梁軍潰、

魏乘勝追擊、復取彭城、

論武帝不知豫章外叛之意

梁武諸子、惟昭明為賢、然未免有過、其餘皆不肖矣、擊伐東昏、殞其身而移其祚、尚何愛於一姬、又不能察其隱微、而生疑似之子、子既長矣、又不能察其性行、而付疆場之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喪師覆將、若談戲然、古人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其疎也、父子固異宮、出入固有時、而豈可不日夕見乎、日夕見則情意通、情意通則孝慈接、如是而有不知者



鮮矣。豫章外叛之意，夫人知之，獨帝不知，莫親於父子，而有所不知，又况其餘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喜怒不常，肆行非法，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咷，上始嚴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之爲君，曰陳無罪，而就坐，剝褫捶之，上聞之大怒，欲賜死，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天爲大，四端皆至德，而仁爲要，大而化之，莫非聖人，而堯舜文王孔子爲盛，載道之

論太子統不知春秋之義

後世莫非經書，而春秋爲切，五典莫非天叙，而三綱爲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乾以易知之，天下之事至繁衆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要乎。昭明太子幼有穎質，記誦博矣，文章美矣，而於人倫未有察也。邵陵王綸擬父而加捶，親在而服喪，其悖逆之罪，與弑幾希，殺之生之，惟武帝命可也。而統涕泣固諫，請免其死，是恩意情義之施於弟者甚篤，而敬恭孝愛之承於父者不至，豈不逆理哉。其後不免以信邪取疑，憂愧而死，此爲人

七年

論梁武愚拙

子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讀書雖多，亦何以爲。夏侯亶等克魏壽陽，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江左自晉宋以來，北伐多矣，地有常利，則行有常途。以劉裕雄傑，取燕克秦，其所從進退，固可考也。而未有如梁武之愚且拙者。三築淮堰，至是十年，其勞費不復論。以堰而死者，蓋數十萬人矣。然後能取壽陽，雖下數十小城，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數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興師動衆，不得已而至於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爲可。

綱目錄其文

以所治之事，所存之理，有大於殺也。若夫爭城爭地，報怨復讐，貪憤之兵，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梁武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乎。

大通元年

魏東清河郡山賊群起，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景伯至，署其子爲掾。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論人君十善行

爲人上有情所難行，理所當行，行之而人必服。德必廣，功必立者，不賞私勞，一也。不罰私怒，二也。不

報宿怨三也不聽讒言四也不疾謗議五也不忌  
疾人六也不貪大功七也不逢君惡八也不怙權  
勢九也不寧負人十也有一于此已爲善行况兼  
有之恢恢乎其量足以容四海昭昭乎其識足以  
照萬微巍巍乎其德足以高天下矣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母  
曰山民未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  
子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  
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

崔氏明堂

血毋泣涕乞還乃聽之卒以孝聞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爲人上者不知教  
化可以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  
愈益治之民愈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  
之意甚者視如寇讐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  
源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  
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  
哉爲人上者觀此亦可以省已而脩德矣崔氏所  
以能然者有明識其天資也而通經是學以致之

綱目節錄其  
文

論蕭寶寅復  
魏之志意

也。施諸家。則其子能不念舊惡。而感群盜之心。施諸人。則山民觀景伯養母。而悔不孝之行。一婦人猶能爾。爲民師帥而不然。豈不有愧哉。魏蕭寶寅自念出師累年。靡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人亦疑之。遂有反意。問於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舉事何疑。寶寅遂反。稱齊帝。

蕭寶寅奔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爲宗國復讐。似也。則宜不離淮漢之北。伺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天也。冀雍一州。豈梁所在耶。而爲之刺火。

則非本心。雖曰不利。人不信矣。以義始。以利終。不。至於作亂受戮。則無能靖之道。此小人之本末也。惟魏無人焉耳。設其有人。當寶寅受任冀州。則已斷其復讐之心。息而就利之情。急于以處之。是積豕之牙也。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盜賊蠡起。封疆日蹙。時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說榮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權。朝政不行。以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舉鞭而定也。

綱目節錄北

五年

論魏以拘門  
流其修年致  
歲

魏之中業。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俊傑。沈淪散逸。或在草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朱榮起魏室。遂敗君弑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出。東西戰爭。智謀之士。不可勝數。向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是故姚興有言。願治之主。不借才於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棄材。人君以往事觀焉。思過半矣。

綱目節錄其  
文

魏肅宗惡鄭儼徐紇。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向。以脇太后。榮至上黨。儼紇與太后謀。醜殺肅宗。

論魏以不聽  
言而亡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脩。重以肅宗幼弱。靈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叉擅權。黷貨以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今日而舉之。以便省閱。爲後戒焉。元匡彈于忠。擅殺裴郭。宜加顯戮。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適。臣家之禮。請息絕遊幸。

而不聽。袁翻以南北諸鎮及郡縣僚佐統軍戍主。多以貨賂得之。請選擇人材而不聽。李崇請罷脩寺之工。興太學。築城闕而不聽。張普惠諫復徵綿麻之稅。以寢民力而不聽。薛淑論元元之命繫于長吏。不當專取年榮。不問賢否而不聽。普惠又論送阿那瓌歸國。收勅敵。資亡虜而不聽。元孚請畧依漢宣光武侍呼韓邪之道。以防蠕蠕而不聽。元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爲州之計。將恐所慮不止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儀刑而不

聽。元纂乞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戶賑資之。而不聽。辛雄上疏言前後出師。敗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琛請出城陽王徽。庶將士展其忠力。而不聽。雄又言夷夏之亂。以守令非人。請分郡縣爲二等。妙選才望。不拘停年而不聽。路思令言將帥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黜陟幽明。賞善罰惡。而不聽。楊椿言蕭寶寅不可獨任。恐生亂而不聽。源子邕論裴衍不可同任。恐致敗而不聽。以是觀之。魏中外之臣。非不能爲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

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毒也。魏自亡耳。

魏釗立始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長廣王子攸，執太后及釗沈於河。費穆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不入行誅罰，內變作矣。乃召百官，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匡弼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所恃以為安也。大僚具官千百之眾，雖偕享榮祿，然存亡大計，非所盡責也。爾朱誠有桓文

論爾朱榮不  
罪不在

綱目節錄其  
文

之志，取造亂者誅之，擢叙賢才，改紀國政，削平外盜，保養黎元，偃武脩文，綏靖王室，則五伯之功，備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曾不旋踵，禍及其身，豈非勇有餘而智不足乎？靈太后者，魏朝罪人，沈之當也。彼三歲釗，何罪焉？自臣庶謀逆，猶無孩孺從死之法，况嘗奉以為君乎？榮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少

哉 戒

魏徐紇來奔

弑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

論榮不當受  
徐紇

也。正朔在江左，雖南北未合，而王者無分民政刑，可施則施之矣。徐紇親弑其君，惕心爾朱而不畏，梁蓋謂梁無人也。為梁計者，聲言其罪，肆諸市朝，則君臣之義明。近者畏懼，而遠人感悅矣。曾不是圖，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為弑逆而無所懼也。他日困於叛臣子姪，擁兵雲翔而不進，卒餓而死，其禍有自來矣。

綱目錄其文

魏爾朱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為后，敬宗疑未決。祖瑩曰：晉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反經合道，陛下

論魏子攸行 其所疑

下何疑，敬宗從之。

反經合道，自先儒釋經者，往往有此言，是道之蠹也。孟子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常即五常道之庸也。百姓日用者也。後世所謂反經者，背常也。既已背常，安能合道乎？然此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叛道多矣。或曰：非是之謂也。如娶妻必告而舜不告，為天下得人者必傳賢，而禹傳之子，天尊地卑，君臣之分，而湯放桀，武王伐紂，兄弟託體於父，是為同氣，而周公殺管叔，婦人從人者

綱目節錄其文



也。終身不改而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也。處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古之禮。叔不撫嫂。嫂不撫叔。其死也無服。蓋推而遠之也。而祖瑩以妻嫂爲反經。則違道甚矣。辰嬴之事。晉文之失也。尤而效之。曾是以爲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

之源。魏子攸行其所疑而不知非。惑於邪說而不能辯。怵於強臣而不能正。早墜之命。於是乎在矣。

中大通元年

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

乘虛進拔滎陽。遂至梁國。魏主出避之。臨淮王彧安

豐王延明。帥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卽位改元。

取國有五難。一曰有寵。二曰有人。三曰有主。四曰

有謀。五曰有民。而德居其最。他人之兵力不與焉。

元顥者。詳之子。無寵一矣。獨身出奔。無人二矣。臨

淮安豐。非挽之者。無主三矣。乘虛浪進。非有必克

論取國有五  
難

讀史管見 卷十三  
之計。無謀四矣。所恃梁民。不聞壺漿之迎。無民五矣。而顛之行治。不聞令名。與晉重而慕容垂相去懸絕。何所資而欲踐魏祚。以戡多難耶。又况大事未定。驕怠已生。寵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藉一陳慶之。而遽疑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顛固無足言。而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爲顛十全之策。姑以擾魏。報劉昶。蕭贊。寶寅之見。侵爾。是兒童之見。戲劇之事也。

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群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者儒

編目節錄其  
文

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舍云者。以物爲已。累必棄。而絕之。故自父母妻子。始棄所難棄。絕所不可絕。則其心空矣。此舍之說也。瞿曇身爲嫡嗣。次當主國。亦旣取妻生子。一旦盡棄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志者六年。然後有成。此舍之行也。梁武旣樂其說。則當師其行。棄家棄國。無所不棄。雖非正理。庶乎其真學佛者也。今爲帝王。享天位。

內畜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爲、惟恐失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師其師而樂其說、旣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正人非之、爲佛道如達磨者、亦且笑之也、然則從達磨可乎、達磨以言外之妙、目擊神授、提耳武帝、呵其所爲、謂無功德者、不亦可取歟、曰爲佛之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殄滅倫理、以之爲已、則逆而不祥、以之爲人、則褊而不公、以

之爲天下國家、蓋無所處而得其當、此乃儒之所當舍者、棄而絕之可也。

二年

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恒怏怏、不以萬乘爲樂、與城陽王徽等謀誅之、召温子昇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敬宗曰、王允若卽赦梁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卽赦其黨、皆應不動也、謀頗泄、榮輕之、以爲何能爲、敬宗乃詐言皇子生、榮入賀、敬宗手刃之、大赦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與爾朱兆共奉長廣王曄爲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爲兆所執、縊殺之。

論敬宗不當  
受爾朱榮迎  
立

綱目節錄其  
文

衰亂之朝，宗室侯王爲強臣所立，未有得令終者，也。以節閔帝陽瘖八年，幾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當此時，非有次立之勢，不得已而負荷國家者，何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愚者多，智者少，又况宗室貴胄，耳目富貴，見其可得也者，不前後慮其可失也者，乘危蹈亂，僥倖非意，朝戴黃屋，晚飲醜酒，前車旣覆，後車不戒，利之没人如此，嗚呼悲夫！使敬宗當爾朱榮密迎之際，能審彼審己，有不受也，受而足以興，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庶幾耶？夫爾

朱榮養兵三世，杖鉞六年，其腹心爪牙之士衆矣，雖爲人麓暴輕忽，去之甚易，而其族黨溷恩爲用者，豈一赦所能收也？是則爲榮所立，弱亦不可，強亦不可。惟韜光孫言，確乎其不拔爲可爾，豈不難其人哉？

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祖仁家。祖仁一家三刺史，皆徽所引拔。徽賈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殺之，送首於爾朱兆。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兆卽掩捕祖仁，如夢中之數，徵之不

論元徽怨氣  
交魂

合疑其隱匿。捶殺之。

人死則氣散猶火焉。盡則光滅矣。何爲能見夢於人。爾朱兆未嘗急捕元徽。而意其有金與馬也。又何爲見徽於夢耶。元徽以窮投我。而祖仁以怨報德。且利其貨而殺之。刑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鬼責矣。元徽嘗持大權。享富貴。其用物弘。而取精多。身雖死。而其游散也。緩。且山南距洛。一日而近耳。怨氣交魂。理或有之。或問氣散。緩遽之說。曰。燭火一噓而滅。篝火當風乃滅。感陽火。鄴宮火。數日

支  
綱目節錄其

乃滅。是其類也。

魏齊州民逐刺史蕭贊。贊奔逃而死。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贊卽綜也。在魏更名。

論梁武過慈

蕭綜信母怨望之一言。不父其父。棄軍外叛。假手敵人。欲滅其宗國。三千之罪。此爲大矣。梁武之不忍也。桐棺三寸。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其可也。子而附諸陵。慈之過也。

綱目節錄其  
文

三年

魏節閔帝下詔曰。皇帝王之稱。蓋遞爲冲挹。自秦以來。乃兼稱之。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

論皇帝之號  
不可兼

讀史管見 卷十三  
皇帝王之號應時而稱不可兼也兼二爲名則失其義矣說者曰皇以道言帝以德言王以業言此自後世議之云爾皇之爲皇也豈以道自居乎帝與王亦然是以知其非故取義以立號蓋當時以是言爲尊爾是謂應時而變者也譬之於父焉孔子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父亦可謂之尊又曰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是父亦可謂之親然而曰尊父不可也親父不可也是猶帝王之不可兼稱也皇帝而可以兼稱則謂之皇王亦可

矣謂之帝王亦可矣以二者不可兼則知皇帝之不可兼也秦呂政不于古訓師心自侈而兼此名漢不之革後世遂因之以口筆稔熟之故而忽其義失之遠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加王於天載之春秋初年周無是稱也孔子將以詔後也兩漢而下自非大無道之君未有不致敬孔子者以其爲人倫之至爾敬其人當遵其教法其事然後不悖於道徒敬其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則於道必悖故有天下者用春秋之法以天王爲號則名正理備

而尊不可以加矣。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官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上年老多忌，卽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可以少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或譖於上云：太子爲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止。由是太子終身慙憤，無以自明。及卒，上欲立其長子歡爲嗣，銜其前事而止。

論梁武終身  
不靈

佛之道以寂滅爲至，寂滅云者，滅盡衆有心滅生滅，并滅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觀之，非如心與理一，動與禮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之爲難也。雖然，讀其書，則當踐其行，爲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捨屢矣，習空久矣，當如瞿曇弊屣王位，此乃舍之大者，何乃疑其子之謀其國也。均之爲舍，我以與子，豈不賢於瞿曇之遠其父哉。年已老而忌方深，是數十年茹蔬衣布，養僧造寺，一無所得。莊周氏所謂終身不靈者。

梁武其人矣。

太子侍讀徐摛文體輕麗，應對明敏，上甚嘆異，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乘間白上云：「摛年老，意在一郡自奉，上出摛為新安太守。」

女無妍醜，入宮見妬，若宮中無妬婦，則何妍之不進，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妬臣，則何賢之不達。內有妬婦者，家道必衰；外有妬臣者，國政必敗。徐摛之為人，未有以愈於朱异也，特為上所寵任，而异已媚之，則奇才碩德，又安得馨欬其君之側哉。人君欲觀腹心所寄之臣，以其薦士之廣狹，賢否視之，亦思過半矣。

論觀腹心之臣當視其薦士之廣狹賢否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乃立元朗為帝，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為爾朱所立，而心惡之，高歡爾朱之人也，而未相失，然雄才蓋世，已有重望，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為矣。高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更復假建乎。遣使上表，輸忠自

論節閔與高歡皆失策

輸忠自



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仗義伐之。然後朝覲以匡帝室。亦桓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置君廢君。猶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四年

立西豐侯正德爲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异言其失職。故王之。

論朱异小人

昭明孝子也。因救邵陵之罪。則陷於不孝。况朱异信臣也。而受正德之屬。安得謂之忠。爲大臣者。君以猜忌非罪。殄戮同姓。則當力諫以止之。若事非涉公。則無與藩王交私之義。况正德外叛復還。赦而復爵。梁室治親。已失刑矣。罪在悖逆。不失爲侯。何謂失職而更王之。异得君專。行政久。必無所憾。而交私藩王。蓋其資非遠器。雖好文多藝。而不見理義之正。故於武帝過舉。畧無裨救。而又敗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异可謂小人矣。當是時。袁昂爲司空。亦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

魏高歡以所立元朗疎遠。使魏蘭根入觀節。閔帝之

論高歡誣榮  
兆之覆轍

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遂幽之於崇訓佛寺。

師必有名。故古之師必聲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自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由斯道也。爾朱榮所以入朝者。問肅宗崩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討天柱弒君也。其舉事之名似矣。歡既聲榮反。又討兆逆。則當易其所行。推公心爲忠事。表見於世。志出桓文之上。以伊尹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下孰與爭功而較德哉。假仁甫爾。

賊態遽彰。廢節閔而幽之。榮兆之覆轍也。夫爾朱榮以匡國靖亂爲言。而惡敬宗之親獄訟。勤庶政。歡旣以弒逆討兆。而又憎節閔之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兆者。其間豈能以寸哉。歡失二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言之在人。而聽之在我也。用是見歡無宏遠之畧。而其後之不昌矣。魏累世事佛。其營造塔寺。贍養僧徒。至於貧國。所以然者。爲求福利及子孫也。財殫民困。國隨以亡。不聞佛恩。僧力少振救之。而敬閔二帝皆廢死於

寺中來世亦可監哉。

魏平陽王脩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脩曰：「得無賣我耶？」曰：「不也。」曰：「可保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還報，歡帥文武奉表勸進，乃爲朗作詔策而禪位焉。武帝卽位。

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焉。况帝王之位乎？誠使富貴之欲不能自遏，惟利之從，則善擇利者小必審安危，大必詐生死，亦不冒昧而趨之也。平陽王脩所爲自匿於民者，本避

論平陽王  
之甚

禍耳。敬閔二君，豈遠事哉？又自知高歡之不可保，且已非近屬，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望，有必不得已之事。乃袒裼赴燎，褰裳涉波，不思甚矣。夫常情莫不畏死而愛生，若處非其據，禍辱必不得免，而僥倖居之，是以百年不貲之身，易一日燕幕之娛也。故劉聰夢死後當爲遮須國王，則不復畏死，而宇文文化及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自古愚夫如是者，可勝道耶。」

魏青州民耿翔聚衆掩襲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

論梁武顛倒  
三綱  
綱目節錄其  
文

以翔爲光州刺史

弒君天下之大惡，聖人立法，使人人得討之，以天下大惡一也。耿翔來奔，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蓋移魏境，相爲戮之，則義聲北震，敵人悅服矣。旣不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以弒君之利也。何以爲國乎？人倫以三綱爲大，軍政以三綱爲本。梁武顛倒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故爾。魏武帝伐高歡，兵敗奔長安，依宇文泰。

高歡於孝武有援立之勢，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

六策

論魏孝武事  
發無名

斛斯椿王思政讒間，不忍小忿，以其言小數而圖之。事發無名，其敗宜也。彼宇文泰欲取高歡而未得其便，孝武乃千里自送，使爲挾資。夫以分言之，則歡親而泰疎，以勢言之，則歡順而泰逆。以地言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君臣之謀如此，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救已。

先是熒惑入南斗，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論梁武不知格王正厥事

江左帝業雖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二百年魏亦稱帝雖得中土然盛極而衰不數年間廢弒接迹故晉安帝末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魏主嗣召問諸儒以孰當灾咎者崔浩以為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受禪指意纔發其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符堅謂江南正朔所在然則熒惑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子矣五行傳牽合附會以某異應某事泥而不通然亦不能言其應之遲速久近也或遲或速或久或

近人所不能推而必知有國家者恐懼脩省而已梁是時朱异大為熒惑象見于天武帝不知也乃跣而下堂欲以禳之其於格王正厥事不亦遠乎魏高歡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臣則寧負陛下矣孝武不荅歡遂立清河世子善見是為東魏孝靖帝

論魏孝武失高歡

孝武之失高歡孽自己作若圖其討賊之勞嘉其匡正之績回思間闕不在晉陽明詔高歡歸罪斛

斯椿元士弼王思政三人重貶黜之以釋疑憾歡亦必翻然引咎表送封孫則君臣如初兵革息矣。于是脩德行政選用賢才布在列位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主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高歡雖有他志亦奚自而作也。歡雖握兵實無自取之意。特欲專制朝權耳。觀其以四十啟邀迎魏主勤亦可見而魏主曾不一荅意謂舍高歡之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思祖考累世據有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居穹廬逐水草避害趨利

者一離洛邑委宗廟社稷而遠依藩鎮是謂出奔。自周無出則出奔者其位已絕矣。所以高歡改立善見未爲失義而黑獺尋殺孝武異於弑君。人主喜怒從違可不慎乎。夫情有厚薄分有疎親孝武舍高歡之親厚而就宇文之疎薄不知宇文規圖得已挾以令諸侯耳。泰豈不曰歡於君有援立之勞。席未暖而猜忌生棄之如遺然則何有於我哉。嗚呼此其爲後世戒多矣。

東魏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

論高歡不仁

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遷國大事也，必君與民皆不寧厥居，然後遷。然民情懷安，雖不寧厥居，猶憚遷也。則必丁寧告諭，俾曉然知安危之大計，寬其期日，制其先後，衛其道途，暴露饑餓盜賊之虞，立其坊里巷曲業肆屋廬之所，不使生怨咨傷和氣。然後民樂於遷矣。今魏已都洛四十年，其宮室自孝文初徙，十年而後成，以爾朱榮麤暴不恤，初欲遷移，登樓見帝居之盛，歎息而止。而高歡於三日內逼逐四十餘萬戶，狼

狽入鄴，其視人雖驅牛羊，逐雞鶩，不至若是烈也。此四十餘萬戶，何啻數百萬口，耄倪乳病，昏喪貧窶，不得其所者多矣。伊尹曰：其視一夫一婦，有不被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賀六渾夷狄之豪也。其亦不仁甚矣哉。

大同元年  
魏孝武與丞相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西魏文帝。

宇文泰高歡一時之傑，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而歡先得之，魏之廟社官司皆在洛。孝武西奔，乘

論魏孝武不  
足恤

輿法物不以自隨。依泰以安。泰因而挾之。其爲君也微矣。彼曹公之挾則不然。爲泰計者。初能奉迎。則直至洛邑。不至洛邑。不并國而挾。則不如其已。閉關養民。俟高歡廢弒。或其嗣子革命自立。然後聲罪出討。苟有天命。其勝必矣。豈不賢於事奔逃。衰替之君。弒而又弒。狐媚以就禪代乎。若孝武者。貪非所據。忘勲棄勞。彼節閔帝與安定長廣二主。猶已之迫於權臣。皆非得已也。尚皆殺之。方艱難困蹇。在人瓜吻之間。而又觸情縱欲。斷噤強臣。是有十死而無一生也。不足恤哉。

束魏歡納敬宗之后爾朱氏。

論高歡夢天子之后

昔吳闔閭伐楚克之。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孔子作春秋曰。吳入郢。號舉者。狄之也。伐國者討其罪人。弔其百姓。斯已矣。乘約肆淫。亂男女之配。是夷狄也。夫君舍于君之室。其體爲敵。尚且不可。今也外諸侯而妾天子之后。其罪云何。雖歡本夷狄之人。不足深責。然旣中國居而受王爵。以表百僚。建宗廟。以傳子孫矣。爾朱之事。又豈所



以爲訓乎。彼澄洋及緯，觸情縱欲，有自來矣。

西魏泰用蘇綽爲著作郎，一日問以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復問以政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大悅。卽拜綽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黑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蘇綽有行義，達治道，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綽知歷代興亡故也。宇文泰亦以兵爲強爾，自是始爲裕民足國之政，蓋綽啟之。雖然，惜哉！問天地造化之

論深於易則  
大極在我

始，綽應對如流，而史失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無始，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不知綽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所始乎？無所始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地之性也；覆載者，天地之德也。而未有知天地之始也。楊子雲所謂鴻荒之始者，亦仿像而形之耳。莊子所謂至德之世者，亦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其間卽鴻荒也。興國人淳，其時卽至德也。然則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由是言之，先後不

言史管見 卷十三  
相傳耳目不相際古猶今也安知其所始不知其所始又安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之理也異端之學不知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雷霆之故者以理爲障也深於易則太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始可也參千萬歲而一終始可也。

上爲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民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

論武帝爲父  
滋罪

上誣弘民爲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爲寺

古人有求福之道矣曰作善曰豈弟曰靖共曰配命能如是者仰不愧俯不怍無人非無鬼責是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非如金玉貨幣有形色臭味之可取挹也善論福者莫如荀卿氏曰福莫長於無禍是皆指生人而言之也至西域乃有冥福之說謂人死而靈識有所往子孫當誦佛經爲佛事飯佛徒以資之是之謂追薦是之謂大孝凡千有餘年其事遂爲一世之典常達人覺之

萬有一焉。愚者不悟，滔滔皆是也。其說千緒萬端，互相彌縫，以防其敗，固未易以筆舌辯。姑卽一事驗之。其言曰：誦佛名號若干遍，令死者獲福不可計。今取死罪囚，使僧人擇佛名號之能濟救苦惱者，晝夜誦千遍，囚也能免乎死，庶乎其可信矣。假如有資福之事，而武帝之臣誣人而殺之，奪其美材以充寺用，方且爲其父滋罪，何福之有。

丹陽陶弘景博學多藝能，棄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卽位，恩禮甚篤。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人

二年

謂之山中宰相。臨終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化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故弘景詩云：

弘景隱者也。居山中而預朝廷大事，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也。以與帝有舊，且數蒙招致，欲有所言，造朝而言之可也。且武帝時大事之失亦多矣。處身則事浮屠，處家則無義方。治國則政刑不脩，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駸駸入於亂亡。不聞弘景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論陶弘景非知道者

綱目節錄其文

然則弘景身雖隱而非知道者矣。客有問弘景，吾欲注周易本草，宜何先？對曰：易宜先。客曰：何也？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弘景爲知言，曾不知本草所辨動植之性，注而或誤，其害有數也。易之爲書，盡性至命，而開物成務，不明其義，而以爲玄言，如王弼何晏之徒，旣自喪其身，又亡人之國，至於天下板蕩，神州陸沉，數十年而未止，其所殺豈與本草一物之害比哉？王何談易而已，其效已若是，况遍談六經而誤

者，又如何耶？弘景之言，於是大失，而其注本草固亦多舛也。方是時，土壤斷絕，弘景於藥物之出乎江之北者，多以意度耳，剽而論之。鑿家者流，往往訾以爲未善，然則其所注本草，殺人亦多矣。

東魏歡伐魏，魏泰拒之，遣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泰伏兵待之，歡見泰兵少，爭進擊之，泰兵奮起，歡大敗，喪甲士八萬，棄鎧仗十八萬，追

至河上而還

高歡之為是役也，以宇文拔恒農取諸城堡，俘戰士八千也，而報之兵以忿興，紀律不嚴，魏以三騎雜入其軍，聽其號令，知其虛實，而歡弗覺也。既而大敗，所喪千倍於前，仗鎧又十餘倍，馬夫幾如是，而國不亡。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子之所謂殺者，殺敵人耳。今戰而大敗，陷民於死，縱以此得國，非積德累仁，而祈天永命也，終亦必

亡而已矣。

四年

柔然頭兵可汗以兩魏分裂，數為邊患。魏泰欲結婚以撫之，令主廢乙弗后，納頭兵女為后，魏主從之。頭兵遂不報東魏之使。

論宇文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宇文泰欲固圍，而使人主廢賢后，娶夷女。一舉而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兼之矣。夷狄惟利是從，且魏與柔然世仇也，而竇炬之為君微矣。柔然非有所顧賴，夫豈肯一心專力而與魏？且君有賢后而使之廢之，繼又殺之，蠕蠕之女，尋亦自斃。而柔然且

壻高歡而與之親矣。惜哉泰之為此也。若邊境得人，以四隣為守，柔然雖大，何畏焉。方是時，蘇綽為泰謀臣，獨憐於此而無諫止，何耶。

魏以宇文測行汾州事，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東魏

人數來寇掠，測擒獲，命解縛，引與相見，設酒殺待，以

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為寇。

羊陸交歡邊境，效華元子反者也。宇文測待東魏

人，效叔子者也。以利言之，可爾。非大夫出疆之正

法。脫有畫虎不成者，為敵人計入之，則城之覆

也不難矣。僥倖趨利，事功雖成，君子猶耻之。此固

非黑獺之所及也。

東魏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悉令以四丈為匹。喪

亂以來，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

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

自古未有務農而亡國者。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

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

次之，恃力鑿兵者，多不以經意。猶人跳梁噉噬，馳

走不息，而無食以養之，不能二三日而斃矣。高歡

七年

論宇文測待

東魏人非大

法 天出疆之正

論高歡不知先務

文 綱目節錄

用武三長既十年，恤農之詔不頒，勸農之官不建，  
劭農之政不施。初聞隼式調絹，置倉儲穀而已。可  
謂知所先務乎。是時河南州郡困於戰爭，鞠爲茂  
草。而魏自正光以後，僧尼至二百萬人。若使自相  
配偶，授以荒餘之地，給其牛種，置田官督護之。不  
四三年，足食足兵，富強孰禦焉。

東魏高仲密娶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有隙，暹有  
寵於高澄，澄歡之子也。仲密後娶妻李氏美，澄強之  
不從，衣服皆裂。仲密怨澄，及爲北豫州刺史，遂以虎

元年

牢降魏，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欲殺之。澄固請乃止。  
魏泰帥諸軍應仲密，歡將兵十萬討泰，戰于邙山。泰  
軍大敗，虜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彭樂追泰急，泰謂之  
曰：我死豈有汝耶？樂乃止。明日復戰，歡大敗，悉俘其  
步卒。歡步走，賀拔勝追之，槊刃垂及而逸去。既而歡  
復振，泰不利而遁，歡追之而不敢逼。泰入關，歡至陝，  
高歡之爲此役也。乃其子澄有宋督之惑，故仲密  
奔魏，以致魏師，而歡不知，反歸罪於崔暹。是莫知  
其子之惡也。仲密娶崔暹妹而出之，何怪乎暹之

論高歡莫知  
子之惡

怒也。澄悅仲密妻而逼之。何怪乎密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澄。以誨子謝仲密。魏師何自而來哉。今不能治內。惟角鬪是務。非但失步卒數萬人。而歡幾爲槩刃所及。澄以一婦人之故。危其父而喪其師。其罪大矣。而宇文黑獺亦未爲得也。仲密以虎牢來歸。遣銳將總偏師爲援。自足以收黨附之心。而不牽高歡之勢矣。貪於境土。董衆親行。一日而失督將四十八人。不爲敵禽者尋丈間耳。詩不云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不舉矣。泰歡貪憤不能止也。悉力酣戰。危不自保。不知德行故也。

陳元康說歡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幸而大捷。天授我也。當乘勝追之。歡慮泰有伏兵。不從。遂東歸。

論歡泰不能相併

高歡宇文泰未有以大相過也。西魏文物差脩。爲賢耳。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歡泰之德義。猶魯衛之政。而其力則醜夷也。是以相勝相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有所困。而不敢前。渭曲之



戰○高○歡○爲○客○大○敗○衆○散○泰○若○從○李○穆○之○言○歡○必○不○  
免○然○不○果○用○也○邛○山○之○戰○宇○文○爲○客○大○敗○退○軍○歡○  
若○從○陳○元○康○之○言○泰○必○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之○  
後○二○公○不○復○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  
天○數○歟○

魏以柔然謀伐東魏，頭兵可汗欲以女妻歡，歡猶豫，  
婁妃曰：國家大計，何疑焉？歡乃聘之。婁妃避正室，謂  
歡曰：勿復相顧，以生彼疑。

論高歡亂倫  
滅理

婦人從人者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高歡身爲國

相，爵異姓王，法度所出，風化所繫也。以利害之故，  
有妻而爲無妻，黜其正室，聘合夷女，亂倫滅理，是  
中夏居而夷狄行矣。時惟一柔然，故取其女，得以  
離宇文之交而息其兵。假有敵國四方交至，必爲  
之昏而後可。則其妻不勝絀矣。一何計之鄙且辱  
耶。

十一年

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一以爲今戶口減落，郡  
縣不堪哀削，惟事徵歛，民怨流移。使者繁數所至，漁  
獵桀黠，長吏因之貪殘。雖降復業之詔，而民不得反

其居也。其二以爲風俗侈靡，宴飲逾制，宜導以節儉。其三以爲百司奏事，但欲詭競求進，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讒慝之心。其四以爲宜省事息費，凡興造有非急者，皆宜停罷。上大怒，勅責之曰：朕有天下四十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能上事，何不顯言某刺史暴橫，某使老漁獵，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恐益苛擾，朝廷牲牢，久不宰殺，若有會同，菜蔬而已，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資雇借，卿云宜導以節儉，朕居處一床之地，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

事，日晏方食，爲誰爲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官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趙高王莽，呼鹿爲馬，又何法歟。

南史文雖荒蕞，然事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則史豈有不載者。今考之獨江子四嘗上封事，極陳時政得失，而賀琛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子四所論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讜言止此，政可知矣。尚以日聞荅塞臣下，

論梁武所學  
不正

豈非欺乎。夫琛目擊時事，是以粗條其目。帝誠聽納而召問之，則暴橫貪殘之主名可得矣。夫風俗侈靡，饑寒之本也。善爲國家者，雖躬行節儉，又必爲禮制，使不得踰越。令出必行，又安有苛擾之患哉。誠使禮制旣定，則雖太牢而祭，大亨養賢，乃人主所當爲。又何以蔬菜爲哉。今武帝不立禮制，致風俗侈靡，而守宰貪殘爲良民害。則雖布衣糲飯，適足自苦，無益於人也。凡公卿而下至於民庶，乃有私藏，非已所蓄，則他人物若官物也。惟人主不

然，故曰：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今武帝謂不食公食，其用匠徒資於傭借，是有私藏也。私藏非由天降地出，不謂國家之物，謂之何哉。周公作無逸，戒成王：自古聖賢之君，罔或不勤。武帝夜半而起，日昃而食，勤亦至矣。而國破身辱，何也。所治者事而非政也。治事而不脩政，猶人理鬢，須整衿袂，曼澤怡面，而元氣索然，故枝葉未有害，根本先撥矣。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是也。如趙高王莽固不可也。如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不專亦不能成。

治功矣。且武帝雖並置僕射三公等官，而心所信向，惟朱异一人。譽侯景爲忠誠，呼鹿爲馬，不是過也。然則其屈折賀琛，率用強辯，止自未能服其口，又安能服其心乎？迹其顛倒迷謬，良以所學不正而已。學道者，人君急務，苦心志，餓形體，清脩寡慾，而不知正道，是以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中大同元年五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四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炎。

上曰：此魔也，宜廣爲塔，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勝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佛書固多，就其中揚其精微者，不過四五種而已。梁武所講，盡不及焉，以此見其雖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然號爲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居僧寺，至于逾月，必以境內晏然，無所廢興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

論梁武溺於佛而不知佛

土木以肆狠心焉在乎其清心能舍也魔障之說佛家者流以况異已不信之人豈真有是哉而武帝用之昔孔子圍於匡七日不火食猶弦歌鼓琴顏子入見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未嘗以桓魋爲魔也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止之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爲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未嘗以臧倉爲障也此君子處已處人之正道也豈異端之比哉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綸尹丹陽繹在江

州紀在益州皆權侂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論武帝不善保國

武帝從矜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不脩家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所謂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既已失矣太子綱若以幹蠱爲任起敬起孝爕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親於兄弟尚且蓄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論梁武覩天變而不懼

太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為人君侵晦之象著矣豈  
熒惑入斗之比哉而武帝不以爲懼豈懲跣而下  
堂之失耶抑天奪其鑒也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  
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爲儆戒之符也覩天變而  
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于天矣其亡不亦  
宜乎

丙午東魏高歡卒侯景與世子澄有隙辛亥據河南  
叛歸于魏誘魏豫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襲兗州不

克遣丁和來上表請舉河南內附先是正月乙卯夜  
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明旦告朱异异曰混一  
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日定計上益神之乃  
定議納景

論梁武貪欲蔽心  
綱目節錄其

夢固非一端然武帝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晏  
然帝心未嘗不在伐魏自卽位以來屢北師矣未  
之有得此其所以夢乎然國家大義當以義理斷  
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假如或夢以國與人  
遂行禪讓可乎帝旣不能自克朱异又從君之昏

以諂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薨。侯景遂以辛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兗等數州。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豈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朱异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能見也。

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

高歡圖霸。功不足以贖過。其所以有後者。知改過也。凡握兵強臣。威勢已就。苟有過舉。往往遂其拒

高歡善補過

諫。莫肯回心而鄉道也。且孝武西奔。非歡逐之。而歡自以爲醜。降心刻意。事靜帝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宇文泰慙德多矣。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高歡有焉。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侯得彭城。進軍與侯景倚角。東魏高岳救彭城。梁兵大敗。淵明等皆爲東魏所禽。上聞之。嘆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東魏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其文云。侯景豎子。自爲姦逆。而僞朝幸災忘義。斷絕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知者不爲。

也。今乃授之以利器，終恐尾大不掉，狼戾難馴，不肯爲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舍乖方，廢立失所，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終使荆棘生於建業，麋鹿遊於姑蘇耳。其後皆如弼言。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出師，旣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晉乎？又况杜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詬詈，而事理可推。梁武將帥固長淮之險，以堅守江左，雖侯景前驅，高澄繼至，猶不足慮。而智不及

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歟？不然，何其速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其違未遠而能復，復之善者也。志在親仁，比而復之，復之吉者也。屢失而屢復，復之危者也。衆不能復，己獨能之，復之道者也。居中體順，以中道自成，復之无悔者也。以陰柔居復之終，逃不復善，反君之道，復之凶者也。武帝之失多矣，遠矣，於是而勉焉爲復，猶未知其如何。况於逃而不復，其凶必矣。故有外來之災，有自作之眚，用師大敗，身死國亡，其應如響，可



不戒哉。今夫聖人之教。以改過爲功。而釋氏之術。以懺悔爲急。改過者知非而不重爲也。如滌垢。如磨玷。如補壞闕。如去疣疔。昔時所是。今而非之。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也。懺悔云者。以言謝之而已。小罪則小懺。大罪則大懺。多罪則多懺。今日罪。明日懺之。云罪亡矣。明日罪。後日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而罪亦無時而不可爲也。雖弑父弑君。天下大逆。苟能歸心佛乘。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爲佛學。未有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刑法。或逢怨敵。則歸之於魔障。推之於冤對。其失彌遠。故其心迄不正。而身迄不脩。此學者所宜深辯。不可以惑焉者也。

二年  
初歡臨死。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之念。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耳。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及景來奔。澄令紹宗追之。景謂紹宗曰。景死。公復何用。乃縱之去。

紹宗之才。誠足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

留以遺澄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唐太宗亦用此委李世勣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爲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稱成湯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至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受顧命。蓋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輊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也。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二公易其

介。不以萬鍾變其義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世勣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力。而世勣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太子講莊老。詹事何敬容退。謂吳孜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爲戎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爲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脩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傳儲君。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爲戎。豈小故也。此而可

論何敬容不  
忠  
綱目節錄其  
文

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澄謂淵明曰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梁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諸人竝當遣還淵明乃啟上上與群臣議朱异以和爲便傅岐曰此高澄設間以疑侯景耳若許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爲禍亂上厭用兵竟從异言

高澄雖夷狄然方事魏以立國與之爲鄰豈不賢於侯景遠甚武帝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失大矣然事無兩立者若與景則絕魏與魏則却

論脩好納叛  
並行無不敗  
之理

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從則拒景不受通魏如初猶未失策今也脩鄰好納叛臣二者並行無不敗之理矣傅岐忠謀破的而帝意厭兵是以朱异其言得以入之所謂逢君者也

澄遣諸將略地江淮獲三十二州

梁方有侯景之擾而東魏求和一舉而數利并矣既使侯景生猜又使梁境弛備偏師散出遂取三十餘州梁王耄衰既貪且畏盛時英槩蕭索殆盡昔武王伐紂尚父鷹揚年皆八十有餘猷方壯德

論梁武日入  
於衰朽

方新也。堯舜穆王皆享國百歲。堯舜聖人固無怠忽。穆王賢人耳。猶能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冒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脩如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然。殊非建牙樊沔之日。是何也。奉佛以溺其心志。茹蔬以戕其氣體。日入於衰朽而不自覺也。不亦悲夫。

侯景聞上與東魏和親。遂反。以臨賀王正德常懷憤恨。與之合謀。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都督諸軍。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言載荻。密以濟景。

景遂渡采石。建康恟懼。

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噬。由朱异失職之薦。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异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不悟焉。使异荷榮祿之恩。爲久長之慮。當正德外叛而歸。正明其罪。啟上黜之。遠服則子有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當侯景叛國而來。照灼其情。啟上拒之。境外則臣有不忠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論朱异亡梁

綱目節錄其  
文

三年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

論朱异似明  
夷之六四

梁武無正心之學，其受佞人而杜絕忠諫，朱异所以獲君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居之，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蠱，然後能行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常

必由之。商之廉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盧杞、楊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愛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不然。夫惟乾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上常蔬食，圍城日久，蔬食皆絕，乃食雞子。

古之時，禽獸嘗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為民除患而已。因以制禮焉，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其用禽獸亦猶用水火土木金穀，適可則止。然為之教戒亦甚備。澤梁之入，罽羅之設，

論梁武破敗  
昭著  
文雅日節錄其

則以時麝卵胎夭，覆巢射宿，則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祭享燕食，皆爲之度數。貪于飲食，則雖強宗大姓，施流放之刑。暴殄生物，則雖天位殷適，被誅死之罪。聖人之爲是，其愛物之心可見矣。所謂烹割炮燔，熬煎捶酪，醢脯鱗腊之，亦猶范金合土，斲木治穀，各盡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爲裁成輔相之道。自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貳以濟百姓，不使不殺，豈不知

愛物哉。而其効至於鳳凰儀，鳥獸舞，魚鱉咸，若反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爲教，謂犬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心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爲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年，菜羹糗飯，以奉養宗廟賓宴，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者。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爲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旣興，太平之民，百萬之衆，十喪八九。子叛其父，弟反其兄，叔侄骨肉，相圖至盡。人旣如此，物產亦不

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佛道以無生爲至，其教本爲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壯強從事，以及老年，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圍受辱，眷眷餘齡，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曷若厥初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爲善乎？佛學者，生民之大蠹也。梁武行事，殆天啟之，使破敗昭著，以警後來。歟？不然，何其清躬苦行，敦尚寬恤，而不獲嘉報也？觀梁武本末，尚不知佛學之非，又從而爲之說以自解焉，則亦末如之何矣。張聞升重校。

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梁紀

太宗簡文

吳興太守張嶷舉兵討景，兵敗，執之。景嘉其節，欲生之，嶷詞不屈，遂殺之。

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固結人心也。其子姪無不叛之，而張嶷一書生，荷專城之寄，以不能匡救朝廷爲耻，義不降賊，執節而死，則爲人守土之

論張嶷得爲人守土之道

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必報。况剖符南面，享榮祿而主其民人者乎？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爾。嗚呼！無負乎書矣。

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遣使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舉大事者，必守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時梁祚告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昭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爲一軍，勿有所屬。選將練士，出屯嶺北。列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尋戈，不肯赴難。如此則忠

論陳霸先當自爲一軍

臣義士雲合景從，下章江越彭蠡，直趨建康，精誠上格。天理在我矣。綸繹紀誓，諸王各負不孝之罪，安敢抗衡哉？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雖勤王，迹類黨惡。此謀慮弗臧，不知理義之過也。亦可惜哉。

岳陽王譽與湘東王繹有隙，起兵伐之，求援於魏。魏遣楊忠助之。繹遣人說忠曰：「譽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結盟而去。」

圖利而忘義，未有能自反者也。湘東責魏助姪伐

大寶元年

論蕭繹身負大罪



叔是矣。已於武帝則子也。於簡文則弟也。於國則臣也。父被圍餓死而不救。兄制于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滅亡而不救。則答何有於叔哉。夫惟無瑕可以戮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則理順而人服矣。蕭繹身負大罪。人得而誅之。而魏師不能聲罪致討。亦可惜哉。

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相攻。邵陵王綸欲救譽而憚繹兵強。致書於繹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况乎手足。豈可相害。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若外難未除。家禍

仍構亡之道也。繹復書陳舉過惡不救。

論蕭綸棄父  
如仇

蕭綸此言。君子之言也。然侯景叛亂八月。綸首被董督之命。十一月景攻圍臺城。久之而後綸軍始至。討賊不力。是時惟永安侯確忠憤可用。景忌而召之。確不欲行。綸欲殺之。比城益危。安南侯駿勸綸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綸又不從。迹此求綸。其象父而捶。意未艾也。且手足固重。未切於君親。棄父如仇。則繹何有於我哉。方其西上。次于郢城。正欲圖取湘東。故以正義悲辭。聃而動之不虞。

釋之覺也。爲子不道，父屢赦之，終無悛心。又有乘危徼倖之意，天假魏手，戡諸江流，亦足以垂世戒矣。

東魏齊主高洋受禪卽位，自魏敬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復給之。

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吏皂隸也，亦皆有祿。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發祿，所以然者，爲尙門地多，胄子少，寒宗其家足仰也。然物情不齊，雖名世家，豈得皆富，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

論善爲國者  
當省官而厚  
祿

後制爲祿格，未再世又罷，故魏臣多貪者，而六鎮之叛，起於劉騰元義聚貨受賕，無有紀極，民困下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爲國者，減省吏員而厚其祿，至於近民守長，尤宜加豐，使其去來道塗仰事俯育，婚嫁慶弔，無匱乏之患，則中人得保廉節，而中人以下，亦畏刑憲，此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

魏丞相泰聞洋稱帝，帥兵討之，濟河而還。

古者相見必有名，雖在野外，倉卒與夫一飲一食

論宇文泰實  
無戰情

言史管見  
之相遺問無不以詞重禮也。人而無禮則猩猩鸚鵡之不如。况於興師動衆踰越山河以伐人。三軍之死生家國之存亡。於是乎在。故曰國之大事在戎而可無詞乎。師道固多以執言爲主。執言者聲其罪而致討也。故齊侯伐楚楚使屈完逆之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此問其來伐之因也。使齊無以荅之。是無名不義之師。則楚直而齊曲矣。惟齊有詞可奉。責包茅之不入。問昭王之不復。於是楚人屈服謝罪而請盟。漢

三老董公有見乎此。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漢高用之以平項羽。此所謂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者也。高歡宇文泰十年交兵未嘗有文告之辭。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至是魏師伐齊爲高洋廢君而篡國則不患無名矣。上相仗鉞大衆就行濟河而前逡巡而退。若有畏心不敢遂武何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秦自弒君之人也。參度彼此尚何高洋之問。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使秦有迎帝之忠而無弒君之事。

當此機會舉師東伐則齊未可知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行不義不殺不辜不作苟見不治苟得為應物之勢有行與否也或曰秦若內歉則曷若初不輕舉之為善耶曰秦為此固欲矯假義聲張皇威武實無戰情也

二年  
侯景西攻巴陵携太子大器以為質及兵敗奔歸或勸太子北行太子曰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家塵忍違左右吾今若去是叛父非避賊也涕下橫流即命前進

論大器天齊之美

大器之言人子常道也然梁武義方不脩正德綜綸等則有弑逆之心釋紀範咎等則無赴難之意其父簡文為賊所脇不敢執哀而與之宴樂是兄弟父叔無足取儀而大器孝敬純誠蹈險不避其天資之美如此儻非梁德告終必為中興之主矣景欲篡位先殺哀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凝雖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及難顏色不變

卓哉哀太子之善處死也有父在死于宗廟非已職則靜以聽天而已梁武學佛五十年晚而心慮

論哀太子可為成人

益昏在危迫中。或怒或嘆。積憂病殞。了無寂滅之樂。簡文屈意忍耻。求容于賊。妻之以女。與之詛盟。臨難不知。尋取廢弒之禍。哀太子齒猶未也。以清脩精練。則歎其祖。以記誦才華。則劣其父。而臨危履險。能固純孝之守。嬰鋒蹈刃。曾無怵惕之色。言行不違。義命俱盡。老學宿儒。有不逮焉。亦可以爲成人矣。

景廢帝立。豫章王棟。大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無愆失。何爲廢之。景曰。王偉勸吾早除。民望以安天下。元建曰。挾于八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耳。

景以王偉爲謀主。偉前後所陳多矣。而曾無郭元建之一言。向使侯景旣破臺城。歛兵輔政。以譏責武帝者。反其道而匡之。武帝旣崩。尊奉太子。不失臣節。則宋齊梁陳所以取國。不是過矣。特有早晚耳。觀元建之言。非無識者。然而俛首臣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王偉說景弒太子以絕衆心。景從之。

論郭元建知  
二五而不知  
十

景先大人

王偉之言，佐命叛逆之常言也。其所謂衆人者，指何人歟？使梁而無宗室肺腑，猶有方嶽外臣，仗義而起，豪傑之士，出於草澤，如劉裕之討桓玄者，何可絕也。使其所爲而當，人固不待詔令而服矣。然則其所以絕人心者，祇所以失人心歟？而亂臣賊子，終以不悟，蓋逆理以始，未有能順理以終，固天理也。

承聖元年

景卽帝位，湘東王繹命王僧辨擊之，陳霸先帥甲士三萬來會。

論陳霸先無謀主

蕭繹以帝子介弟，總上流之重，坐觀侯景攻破臺城，幽死武帝，囚辱嗣主，虐通三代，曾無甲兵東向，救急雪忿，安守巢穴，自圖壘綬，此固梁室之賊子也。而王僧辨諸人爲之用，何也？景旣自立，衆心憤怒，而邵陵鄱陽諸帥，皆已奔眈梁若未亡，次立在繹，而僧辨又其司馬也。使僧辨早有卓識，其從違當不苟矣。不然，協討畢力，自其職分，無足怪者。獨陳霸先稟受節制，爲可惜耳。霸先征伐嶺南，動無過舉，及出南江，有衆三萬，正名討賊，用師有律。僧

辨諸人固可摟而取也。霸先智不及此，殆無發之者歟。以湯武之聖，尚須同德十亂之助。曹操則有荀彧，劉備則有孔明，石勒猶有張賓，符堅猶有王猛，而霸先之謀主，于時無聞焉。如人心有九竅，而蔽其半，則其思慮遺闕多矣。

景敗走，郭元建得其傳國璽，送於鄴。

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歎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未視印綬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爲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

論璽不足傳

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璽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誇大使李斯以蟲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令，以識詔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擊而破之，爲宜，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

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璽。而不必襲諸隋。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為不然。曷不以二帝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毀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耶。

元帝

釋

誅王偉。初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及聞偉作檄文。有湘東一目之句。王大怒。遂殺之。

論蕭繹喜怒  
生皆私

侯景叛亂。為之畫謀贊決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

綱目節錄其  
文

臣賊子。尤嚴於其黨。若使人人知賊亂之不可與。則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則亂少弭矣。惟為之黨者。眾。是故禍亂滋熾。而天理淪亡。故春秋之法。既誅首惡。又嚴於黨惡者。所以息禍亂之源也。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殘諸市朝。猶未足以雪神人之憤。洗滅亡之耻。乃以吟咏篇章。欲脫其死。及其誅也。又以一言靳已。即戕其身。是蕭繹喜怒殺生。皆為已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



論高澄高洋  
尚知停年之  
弊

循名責實、新舊參舉、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自魏用崔亮停年之制、銓選失人數十年矣、亮在  
孝文時、已任典選、而不敢建言者、知孝文不可欺  
也。高洋暴酷、然臨事明斷、辛術得以通變者、直高  
洋可行也。夫停年之法、國家興亡所繫、以高澄高  
洋尚知其弊而更改之、况明君賢相而反不能乎。  
魏丞相泰嘗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昔以公爲  
湯武、今乃不如桓文、泰曰、湯武安敢比、庶幾望伊周、  
何至不如桓文、

宇文泰以伊周况已、何言之無忌憚也、夫伊周之  
爲伊周、豈爲官尊職重、人莫我及焉、其言之出於  
口、行之發於身者、無非至理、當年服之、後世慕之、  
此所以爲伊周也、苟有一言不然、一行不善、則不  
足稱聖人矣、權強之臣、徒見伊尹放太甲、周公攝  
王政、謂與已廢主擅權相類、豈非無忌憚之甚哉、  
然則聖人不可學歟、曰、聖人可學而不可至、學之  
爲聖人、猶射之志乎正鵠也、自能執弓矢、必以正  
鵠爲志、其中不中、則非學之所能也、自席衽糞除、

捧手唯諾。至於事父事君，必以聖人爲法。其聖不聖，則非才之所必也。學聖人而不至，則亦必爲賢人矣。苟未嘗服膺至善，入自聖門，見其突奧，而希其步趨，偃然以伊周與我異世而同道，是猶西施里人之顰者，豈不可笑之甚哉。

武陵王紀至西陵，帝拔任約、謝朓、仁於獄，使將兵拒紀。

任、謝二人皆侯景出死力者也。其罪當次於王偉。旣不能殺，反寵任之，不亦逆理乎。已自失道，處非

論梁元推心世讐

二年

其據。屈心俊傑，合謀圖事。興復之日，猶未可冀。乃推心世讐，與同患難。欲以長守，古無有也。

下詔還建康。胡僧祐等曰：建康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羣臣皆荊州人，不願東遷。上亦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卒如僧祐等議。

荆州雖非王者之宅，然楚嘗王之矣。楚始受封濱江之國，後似賢能，廣斥土地，奄旬陳蔡，觀兵周疆。下收江黃，橫行淮泗，地方千餘里，帶甲數十萬。傳祚六七百年，而後滅。其後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

論蕭繹不可不還建康

綱目節錄其文

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  
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爲重鎮。財賦兵革。當南朝  
之半。故古之英雄。皆以爲用武之國。雖曰地利不  
如人和。在德而不在險。若以形勢而論。則江陵古  
郢。何不可都之。有然於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  
皆在建康。高祖憤崩。簡文弒殞。所當營奉。陵寢伸  
至痛之情。糞除祲祧。脩乏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  
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虞。江陵全盛。猶不得  
宴安而處矣。今也孝誠不聞。義聲不著。第欲便其

故有因以偷榮。率此爲道。雖使據百二山河之勢。  
有千八百諸侯之奉。其爲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  
江陵建康之擇乎。

魏主謀誅宇文泰。謀泄泰廢之。立齊王廓。

論宇文泰不  
如高歡

三年

宇文泰何以取惡於魏主。以殺元烈也。元烈何以  
見誅於泰。以謀除泰也。泰援立人主。身都將相。爲  
日久矣。而元烈謀除之。必其行事有不服人心者。  
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烈雖謀泄而  
死。泰不知自反。行有不得者。而又上及其君。於是

迎駕勤王之績不足以勝廢君殺主之罪曾高歡之不如也而乃羞比桓文人之能自治者鮮矣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

老子之言其害非若釋氏之甚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則其道亦不從事於務遺物離人趨于冲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是則楊氏之所祖耳或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歟子曰過猶不及故曰中庸之爲至德也民解能久矣老佛者皆畔夫中庸者也畔中庸則爲已

論蕭繹不知  
鑒簡文之失

爲人同歸於弊或問漢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明黃老者也其語曹參特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耳此一語非有搥提仁義絕滅禮樂之意故曹參於齊於漢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不加之以教則三代之疵也故曰飽食煖衣而無教則逝於禽獸聖人有憂之加之以教然後司牧之功成

而與天地參焉。此豈老氏所能及哉。又况掇拾其餘以爲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羗腥薰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隄杙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鑒也。其亦愚蔽之極矣。

魏遣于謹等入寇。

蕭繹無父無君。人人之所得討。况鄰之大國乎。宇文舉師宜矣。然而不施文告之辭。則以已有再弑

論宇文泰不省躬

之惡。未出於正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使泰而省躬。亦何敢於伐人。使泰而無過。雖平江南。一字內可也。至此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湯爲匹夫報讐。而無富有天下之心。其始正。故其終成。其德備。故其功粹。正已而物正。非虛言也。

魏師攻城。城陷。帝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世有金樓子一書。乃蕭世誠所著者。其言雜出百

論蕭繹讀書不若無書

氏小道皆不述五經正理。又高自誇大，謂人莫已若也。劉盛有云：苟能行則論語孝經一篇足矣。此猶爲博而寡要者。使蕭繹服膺恕之一言，亦必保其社稷。又何以十四萬卷爲。讀書至是，誠不若無書之愈也。嗚呼！均是食也。有以安身求年者，有以生疾墜命者。夫豈食之罪哉。帝爲魏人所害，魏人立梁王。晉爲梁王，資以荊州之地。是爲後梁中宗。

論宇文立晉  
非善意

也。梁爲侯景所滅，蕭繹又自底敗亡。宇文數千里遣將出兵，爲蕭晉之援，立爲梁後。而資之土地人民，庶幾乎古之道矣。雖然，似之而非也。晉者，梁武之孫，昭明之子，而繹之猶子也。尊者親者，有失豈爲下者所當報乎。梁武有憾於昭明，於其死也不爲置後，而王晉兄弟三人。晉已有恨心，養士畜財，以待事變，則非慈孫也。繹以晉據襄陽，得地利，乃父之所自起，忌而圖之。晉請救于魏，以伐其叔父而殺之，則非賢子也。夫與滅繼絕，固將擇其子孫。

之可者。而晉豈其人乎。然則宇文立之。良非善意。直欲因蕭氏睽孤削弱而取之耳。又烏足稱揚哉。

敬帝 方智

初陳霸先王僧辨奉晉安王方智即梁王位于建康。既而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王。遣兵送淵明歸。僧辨懼。遂迎淵明即位。以晉安王為太子。陳霸先討之。淵明乃遜位于晉安王。王即帝位。

齊之納蕭淵明。亦猶魏之立梁王肅也。其視江南猶外府。姑使為之主耳。王僧辨執義不堅之人也。

王僧辨執義不堅

事湘東臨危而不救。奉晉安有急則改圖。立身處國。輕搖易變如此。安得不為人所取耶。

僧辯霸先既生嫌隙。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者。僧辯告霸先為備。霸先因舉兵襲殺僧辯。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

論陳霸先不必紛紛為但

僧辯之才非霸先敵也。初二公既入淮。僧辯未有所處。凡營落星山。逼石頭城。分布諸將。䟽賊兵勢。身居前行。親敗侯景者。皆霸先也。事既粗定。僧辯居中。出霸先屯京口。霸先取之。之志萌矣。會有告

齊師大舉至壽春。此乃霸先所為。而僧辨不覺。遂墮計中。而史家以為非霸先之譎。又一僧辨也。不然為霸先譎耳。使霸先大計先定。以天命自處。取之侯景。而非取之於梁。則不至紛紛為此狙詐。不亦偉乎。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爵為公。

二帝三王之列。爵莫貴於公。漢封為王。非也。曹魏後魏皆常降之。而不能久者。以身兼皇帝之號。則

論宇文志尚  
足嘉

固以王為卑。虛之而不用。將必復以為封。是以不能久也。及宇文氏稍倣古制。定六官。故自上而降焉。此則周覺稱天王之本矣。夫宇文德雖不足。而其志尚可嘉。後世有作者。遵仲尼之法。天子稱天王。臣下爵五等。正名統實。既無誇大之失。而權臣之圖殊禮。希九錫。封若干郡。開國置官。以為僭逼之勢者。當亦少損矣。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

太平元年



論泥古之跡  
有過

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皆倣周禮，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然去古既遠，文不  
足徵，而泥其迹，未免於有過。况出入之者乎？周公  
位冢宰爲太師，蓋其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  
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  
重，下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六卿皆統於  
冢宰，以冢宰建六典故也。周公既沒，召公以太保  
兼冢宰必矣。而孔子因顧命之文，謂畢公領司馬，  
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何所傳據。且三公之責惟

均。而地官以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今宇文氏  
之制，何所考哉？至於周官之屬，有不當設而設者，  
有不當屬而屬者，其舛駁甚衆，皆劉子駿私意所  
述。皇王大紀既已詳辯，此不復云。

王琳兵勢益衰，奉表詣齊，獻款于魏，稱臣于梁。

凡舉事者，能自立則自立，不能則當有所屬。陳霸  
先宜不必屬人者也。王琳本湘東王麾下，義不事  
後梁，則建康其所宜歸矣。乃屈強于兩間，借勢于  
外境，其能濟乎？且琳之所以不歸建康者，耻爲霸

論王琳有才  
而不知義

先下也。審能如是，則堅其志，畢其力，死而後已。功之不成，天也。既不免奔齊，又不免歸陳，死於一夫之手，有才而不知義，惜哉。

齊顯祖肆行狂暴，使宰相楊愔進廁籌

字有一字而數義者。訓故不明，則後來承誤。失之愈遠。漢武踞廁見衛青，廁者牀廉也。亦猶文帝臨廁，謂山岸也。失其義，遂如高洋之無禮。洋之爲是，必以武帝自解。夫武帝駕馭英傑，莫不盡力。若如高洋之無禮，大將軍憫然有不服之心矣。

論高洋無禮

齊裴謂之上書極諫顯祖，謂楊愔曰：「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顯祖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論楊愔善諫

賢哉楊愔，假小人之言，成君子之事。凡昏愚狡虐之君，於諫已者，莫不疑其要流俗之譽也。至或反易其言，以揚于外，加以無實之事，清而謂之汗，信而謂之詐，欲以敗其名而致其罪，故以諫得名。人主之所甚惡也。楊愔欲救裴謂之，以爲是則不可，以爲非則不可，惟以謂之欲成名後世，中其心之

所憎乃必可免。詭而不失於正。可謂善諫者矣。

齊主委政楊愔。百度脩敕。故時人言主昏於上。政清

於下。愔風表鑒裁。為朝野所重。少歷屯厄。及得志。有

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

高洋無道極矣。得一楊愔為相。彌縫其闕。而匡救

其災。遂得没于牖下。相之為助。其大如此。使其率

道而廣任賢才。西并宇文。南收江介。豈難也哉。愔

故大族。遭罹禍故。惟餘一身。及其貴顯。細恩必報。

大怨不酬。蓋困心衡慮之所益也。夫報恩酬怨者。

論相之助大

人之常情也。報恩而不酬怨。非長者不能也。以德  
報德。以直報怨者。君子之中道也。有恩而忘之。或  
復以為怨。無怨而致怨。欲人之歸恩者。忤害之小  
人也。

周晉公護以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逼令自殺。

宇文護之不終其始於此乎。曹孟德以名重而殺

孔文舉矣。司馬昭以名重而殺夏侯玄矣。彼兩人

者。非能齟齬魏晉之業。特疑之爾。宇文護之慮。亦

此比也。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

二年

論宇文護猜忌忍克

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此忠恕不易之道。而姦桀狡險者，顧謂不爲負人之事，則先機失於穀中。以忠恕爲純朴常談，惟力是恃，疑則殺，忌則殺，怨疾則殺。天下若干人，可疑可忌，可怨疾者，豈皆在吾左右前後，左右前後，又豈皆不足疑忌無可怨疾者耶？宗魯之於齊豹，監牛之於穆叔，呂布之於董卓，李猪兒之於安祿山，非所疑忌，疾怨者也。宇文護不知此，與獨孤信同爲三公，殺之，不以其罪。他日讀酒誥

未終斃於王珽，又豈獨孤信所爲乎？此可爲猜忌忍克者之監矣。

霸先以歐陽頎聲著南土，復以爲衡州刺史，頎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凡人著績一方，或有聲望爲衆所服，因而任之，未有不成大功者。何則？人心所歸故也。伯夷、太公歸周，則知天下歸之矣；微子啟去商，則知天下去之矣。天下之才，惟已爲大惡者，必不可用。自餘固難責以全美。人主釋怨棄瑕，無所疑忌，衆以爲可。民

論任人當因  
人心所歸

以爲便。則用之矣。或者褊心忌意。記過忘功。固不足道。而以能得人情。轉而它使。則必掩其所長。廉頗在楚。曰吾樂用趙人。故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人君器使群才。可不如此道乎。

周孝愍惡晉公護專權。李植孫恒亦久居權要。恐不爲護所容。謀共廢之。事泄。護廢孝愍爲略陽公。誅植等。立寧都公毓。尋弒略陽。

諸葛孔明相蜀。如二君。劉禪天下庸主。猶知敬而

宇文護始  
身後

聽之。中外莫敢謀者。忠信不失。臣道而已矣。在易中孚六四。居近君之位。如月幾望。不至於盈。與日相敵。乃得无咎。宇文護以專取嫌。不知自反。其爲臣之未盡也。而上及於君。不亦悖乎。高歡相魏。孝靜致恭。惟謹。事必奏聞。猶未免專橫之過。護反不如。豈特李植孫恒誤略陽之罪哉。前人所爲。後人所師。宇文泰卵爪其君。動輒廢弒。習慣爲常。不知其子從自及也。忠爲令德。猶且不終。其父析薪。子弗克負。况以廢弒導之。取快目前。而貽患身後。曾

是以爲智乎

陳紀

高祖

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卽位于南郊。丙子，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出佛牙，設無遮大會於闕前，膜拜。

陳高祖卽位南郊，祇見上帝矣。祖考之廟猶未立也。遽蹈梁武卑賤之迹，則知五十餘年，佛教成俗，雖英姿遠器，猶狃於風化，故以帝王之尊，卽位纔五日，按行故事於觀闕前，效胡人拜伏，而不以爲

論陳高蹈梁武卑賤之迹

耻也。且其所以設會而膜拜者，何爲也哉？爲報歟，爲祈歟？曰報者，霸先自西江督護討賊立功，馴致大位，非以祈而得也。曰祈者，旣稱爲天子矣，又何祈哉？且天地神祇，尙不可以非理而禱，矧彼朽骨，又何能靈？霸先興邦，固非愚主，而尙爲是，竊度梁室行之旣久，其威儀物采，有司未嘗廢。故霸先舉之，其明年又幸寺舍身，益可證矣。自東晉而後，佛法盛行，非惟人主多惑其說，至於名卿賢士，亦莫不尊而信之。在梁武世五十年之久，惟韋叡不與

二年

時俯仰而荀濟深論其非。餘無人焉。同乎流俗。合乎汗世。能自拔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其友王晞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

論奸人遠朋  
比之迹

序爵俊乂。列為百官。宰相之職也。人主不能遍識天下之士。亦無不委宰相之道。故宰相得用人。不自疑也。其有以爵祿市私恩。則不繫乎其人之謝與不謝矣。如其公也。不謝固善。雖謝庸何傷。如其

私也。無謝之之文。而有謝之之實。則不若公而謝之為愈也。擅權姦人。欲遠朋比之迹。凡除官者。明絕其謝。而被除之人。皆腹心耳目手足也。外疎而中密。形睽而情親。刺謁不通。而賄賂通足。跡不進而計謀進。人主見其著。不知其微。國之移也。無日矣。

周太師護歸政於周王毓。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兵權有國之司命。聖王執而不失。堯不誅四凶。以天下與舜。而舜誅之。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不征

論周毓不能  
收守文護兵

有苗。以天下與禹而禹征之。則虞之兵權在禹矣。康王由元子爲儲副。其嗣位何疑。而成王將崩。命召畢相之。召公乃俾仲桓南宮毛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居憂爲天下主。夫虎賁天子之禁旅也。于是而授之以兵也。自堯舜至康王。帝王垂世之法備矣。而莫不謹於兵權。老子所謂利器不可以示人者。然則人主可失此權乎。姦臣擅國。未有不兼掌兵權。其弑父與君。未有不得兵權而能之也。人主失此

權。是舉太阿授人以柄。難乎其免矣。宇文倣周建六官。護旣歸政。猶總軍旅。是又兼司馬之任。果何意耶。周毓不能收也。是以及於難。

上崩。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爲政寬簡。不輕調發。性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

陳高祖之勇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由遠宦。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迹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爲天下。亦必求賢爲輔相。以助已。宰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內外。

論陳高祖不能求賢相



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赴赴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爲政寬簡，此特爲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爲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世祖文帝

齊顯祖盡誅諸元凡七百餘人。

元魏固多賢君，至孝文奄甸中土，其治行尤美。江

元兵恃武  
難乎有後

綱目節錄其

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爲高洋所勦，幾至於滅焉。是何也？自拓跋珪以帝，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變革舊習，然二十年間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不得已而殺人，不得已而不已，是以人爲嬉，以殺爲儼，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司牧人而多殺人，將爲子孫計，不亦左乎？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或曰：帝王之裔，自鮮克全，以其奉養厚，暴殄多，盈虛消息，理所必致，是或一道也。然唐虞夏商之後，值

聖人繼踵，誅其無道者一人，其餘固不盡勦之。選賢疏封，爲國恪賓，其禮厚矣。雖秦滅周，漢滅秦，去古已遠，猶不戮其族屬。獨自魏晉以來，乃肆其忌疾，至南北朝而尤甚。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高洋奪魏，盍爲置後，使統承先王，乃至於幾無遺種，又烏可以人理期也。周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稱皇帝。周主從之。

陋哉崔猷之議也。夫聖人則固沿革因時矣，非聖

崔猷議

人而或沿或革，豈能得其當乎。稱皇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七十有餘。主豈不知合皇帝而稱之，以理不可也。孔子慮關百世，制爲定法，加天於王，其義遂備。此乃有沿有革，無時而不宜者矣。且天子之爲是號也，非威天下也，正其名以稱實猶穹然而覆名之曰天，豈威之云乎。

齊顯祖殂

高洋無道，比紂爲浮，夫如是，奚其不喪。曰：此可見世衰道微之極矣。齊東昏之無道也，蕭衍治之，不

論高洋無道而幸免

待聖王有作也。自蕭衍而論，德非湯武，寧無口實之慙。由東昏而言，罪同癸辛，豈免檀車之伐。而高洋乃獲死于牖下，則當是時，求一蕭衍亦不可得。豈天地之氣漸以漓薄耶？何爲使洋肆於民上，縱其淫虐，而皇天上帝無震怒之情也？雖然，由堯至五代三千年間，其爲無道而幸免如高洋者有幾。則恢恢之網亦云密矣，豈可恃哉。

齊太子殷立，事決於常山王演，楊愔以演與長廣王湛地位親逼，恐不利於少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

齊嘉元年

第，自是詔勅多不關預，王晞謂演曰：若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演默然，愔議出二王爲刺史，二王大會百僚，愔赴宴，執而殺之。

演與愔二公之所以處已處人皆有失，而愔終爲君子，是以及禍。演之失在於過聽王晞，而愔之失在於謀出二王。雖然，愔爲社稷計，乃公心，而晞勸演者一身利害，乃私意，其失則同，其所以失則異矣。使愔稽古者親賢並用之義，與演輔政國權散

論王晞真小人

主不屬一人。則演亦安能遽爲嗣君害。故其出之也。乃所以激之也。若晞則直欲贊演爲欺孤之事。其情惡矣。情之相齊。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使高洋得保首領以沒厥功。茂矣。演欲報怨。出之可也。廢之可也。執而殺之。是洋之不如也。晞有憾于洋。志不得逞。而假手常山。致毒濟南。真小人哉。雖然。成敗已矣。而情終君子也。

演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

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

高演以神武之子。而婁太后爲內主。在昆弟中。又孝友有令望。而顯祖淫昏酷虐。無恩在人。其子弱植。此廢興之定勢也。而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舛。卽人理也。人理之不逆。卽天時也。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晞欲遂其邪謀。速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爲三事。所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惜乎演之從之也。

初江陵之陷。長城世子昌。沒於長安。至是周人歸之。

論王晞巧言亂德利口覆邦

綱目節錄其文

昌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封昌衡陽，上遣使迎候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溺告。

昌為俘鄰敵國，非其國矣。文帝何忌耶？以高祖之故，推昆弟之情，閔其離外之患，而失嗣世之尊，矜其備嘗艱難，而加友愛之道，則文帝何訾焉？必殺之而後快其心，不仁亦甚矣。雖然，昌亦有以取之也。歸自他邦，國有成主，而書辭不遜，是將何為？責其不待已耶？怒其不見讓耶？是皆理之所不可行者。而昌率意以犯之，則亦足以殺其身矣。

齊太皇太后下令，廢殷為濟南王，以演承大統。肅宗即位，以王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問之，晞曰：我閱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人主恩私，何由可保？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王晞力辭要官，而以得志易顛，恩寵難保為戒，則晞之說演使速取國者，其心非為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已耳。夫顯祖不道，有絕嗣之理，而晞則不當懷此心。非惟君不可報，以君之故，遷怒及其子，不亦伎乎？雖然，其辭要官而不居，以得志易顛，

論王晞不當  
欲報顯祖之  
心  
綱目節錄其  
文

恩寵難保爲戒則可取矣。

二年

周以冢宰護都督中外諸軍事令王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論宇文護有弑篡之心

天下有事同而情異跡類而勢殊者不可不辯宇文護使五府總於天官是矣以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也而又存都督中外諸軍之職則大司馬何用焉其把握兵柄不肯去手如此苟無弑君篡國之心則無庸爾矣周六官之屬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各有體統是故分職而治今盡總於天官

則五卿爲虛設且又冢宰先斷後聞則人主尸位而已是豈成周設官之意哉事無巨細權臣專決人主所得知者幾何非有弑君篡國之心則不爲爾矣。

齊主初許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子百年爲太子湛心不平。

昔成王幼剪桐葉封唐叔以爲戲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遂封之柳宗元以爲非曰弟當封者周公宜以時言而封之不當封者周公乃成其王不中

論齊王制命  
其義

之戲以地與人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其婦寺亦將從之乎是大不然自三叔壯長周公尚不知其將叛况於唐叔之小弱又必在所封乎爲其少也適未及言成王旣戲而封之斯亦可封矣于以輔益王之誠信啟其心而防其後是師道之善有如不當封或小人或婦寺王欲封之周公又成之是周公戰國大夫之不若也故處事守正而酌之以權然後弗畔於道惟尚論亦然今齊主旣有子而以太弟許湛是制命之非義者也若居齊國之常

則舍子而立弟亦由行殷之道矣不然輕諾寡信口惠而實不至怨災之所及也他日百年斃於闕挺非世祖實殺之乃肅宗自殺之耳

齊肅宗疾亟婁太后視之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詔徵長廣王湛嗣位帝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善處之勿效前人也日殂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顏之推曰肅宗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至此不學之故也

論齊肅宗以不得終事其

之言。不過聽王晞廢君而弑之。真得孝道。爲齊之賢主矣。顏之推以不學少之。誠哉是言。肅宗臨終。恨不見太后山陵之推。謂其不知忌諱。迹演之心。亦以不得終事其母爲歉。其心則孝言不媿耳。此未可以不學斷也。

齊肅宗遺命至鄴。湛猶疑其詐。使所親詣殯所發而視之。既復命。湛喜。馳赴晉陽即位。改元。是爲世祖。

象弟也。日欲殺舜。舜不藏怒。不宿怨。一於親愛而已。况爲人弟。而兄又無見殺之意。則當如何得遺

論高湛亟欲  
其兄之死

詔而不信。聞定死而甚喜。是處心積慮。欲其兄之

死也。久矣。施諸常人。尚且不可。而况尊則君也。親

則兄也。而至於此。其異於操刃而弑。能幾許哉。繼

世之君。必逾年而後改元。以一年不二君也。故不

改於即位之初。以不可曠年無君也。故改於畢喪

之後。此古者之制。有仁有義。中禮之節者也。今高

氏兄終弟及。與繼世等。乃不待逾年而改元。於即

位之日。已則無君。何以責人之忠于我乎。一時行

之。大臣不規。具臣不諫。書諸史策。垂之後世。而其



處心積慮，欲其兄之亟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將誰欺欺天乎。

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不從，殺爾子。」后從之。既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耶？」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生女不舉。齊主怒，殺紹德。后大哭，齊主裸后亂槌之，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送寺爲尼。

李后失身

李后之從湛，不過畏死，與愛其兒也。誠使知義，則義重於死，死又何難。人之脩短，則有命矣。智不及

此，一失其身，既不能免其子，而折辱之患，有甚於死者。故古有女戒焉。師傅以之教詔，而賢婦人未有不知經旨者也。李后以嬖爲叔所侵凌，後事之師也，居其位，當其事，不知古有明監，躬蹈覆車如一軌，可歎也哉。

四年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干謹爲三老。周主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親袒割牲，跪設醬豆，食畢，北面而訪道。謹起曰：「水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虚心納諫，天下乃安。有功必賞。」

論三代而後  
鮮行饋餼之  
禮

有罪必罰。則善者日進。惡者日止。去食去兵而信不  
可去。願守信弗失。言行者立身之基。天子之過。人莫  
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學士大  
夫既知古矣。處今之世。五六十年。其更治亂事物  
之變。亦又多矣。其志守堅定。血氣向衰。亦不競於  
利欲矣。故王者將求多聞。知過失。訪疾苦。以求諸  
大臣左右為未足也。而又養老以求之。然三代而  
後。寥寥千五百年。行饋餼之禮者。不越數君。而有

言如下謹者。抑又甚少。此非牽制違拂難行之事  
也。且希闊如此。其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為  
之。則未有真得進言之益也。嗚呼。古之善政。若井  
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耶。

齊侍中和士開姦諂百端。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  
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  
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齊主大悅。自是數日一視朝。  
書數字而已。

和士開所以語齊主者。姦臣之所同也。顧大姦不

論奸邪先盡  
君心

言而士開言之耳。凡大姦邪欲竊國命，必先蠱其君之心。君之心誠蠱矣，然後惟我所欲爲，雖易其耳目而不知，蠱心之術非一端，惟得君所好而逢之，則其術必中，而蠱爲甚。蓋人之嗜好不齊也，憚勤勞則好以暇豫，歎費出則豐以金帛，恐其居處無所爲也，則鼓以聲樂俳優之戲，恐其遊賞有所厭也，則新以陂池臺榭之觀，此在蠱術中最爲切身而必中者也。人君有一于此，則昏荒倦怠生，而威福之柄移矣。故忠於君者，惟逸欲般樂之爲戒。

太師周公其人也，作無逸告成王，言及稼穡之艱，小人之勞，文王不遑暇食而興，商受酗于酒德而亡，下寧反覆，未嘗以成王不得逸欲般樂爲歎，思所以附益之也。苟反是道，則周公爲欺我，而士開爲愛君。施文慶虞世基楊國忠之徒，以功名始終，無隕首沈族之禍矣。

五年  
齊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故殺百年以厭之。

知命之學，非易非難，命出於天，無形聲可見，如何

論高湛不知  
宋景公漢成

其知也不爲難乎。而古之人臨難不懼，委命而死  
者甚衆，其知之也不亦易乎。不知者固衆人所同  
也。其委命而死者，亦未必知也。然則如之何，亦義  
之與比而已。白虹圍日，赤星見，是時天下四分，不  
知誰實當之。齊王自以爲憂也，曷亦脩德而殺猶  
子以厭之，是無義命也。災咎之來，若其可移，明者  
猶不爲，况不可移而殺無罪乎。高湛不知宋景公  
漢成帝之得失，使百年罹酷，嗟夫！以身率人，人猶  
有不化，不行諸身，而望人從已，此恃強逞力者之

同弊也。婁太后戒肅宗曰：勿殺濟南，而肅宗殺之，  
曾不爲其子計，復以勿殺百年託之世祖，彼亦不  
從吾言而從吾行耳。

初周晉公護之母在齊，及護用事，齊人以歸。突厥約  
周共擊齊，護新得其母，欲不許，而恐突厥爲患，不得  
已，發三十萬人同伐齊，護無將畧，是行又非本心，故  
大敗而還。

晉公護旣得其母，而未有齊釁，則當謝突厥之兵，  
乃違心而行，以二十萬衆大敗于敵，幾何其不喪

論字文護理  
曲而氣餒

人之國耶。或曰：項羽已歸太公呂后，漢高從而伐之，不與是類乎？曰：不然。劉項爭天下者也。是時羽勢已弱，故漢王遂乘之。宇文與齊相攻，則異乎此矣。設使周主脩東山之怨，而命護將護，猶當有辭。况慈親初歸，邊無大警，遽黽勉從人，爲不得已之舉。且師之老壯在曲直，護理曲而氣餒，其能濟耶？上不豫，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安成王項侍疾，太子柔弱，上憂之，謂項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項涕泣固辭。上謂仲舉奐曰：四海事重，宜立長君，朕欲近則晉成。

大康元年

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奐流涕曰：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聞。上曰：古之遺直也，乃以奐輔政。

司馬氏曰：孔奐處腹心之任，決社稷之計，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辯，爰盎廷爭，以絕覬覦者之心，以爲誠耶，則當請下詔書，明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以求合，及其旣沒，則權臣移國。

論孔奐當請  
安成王

而不救。嗣主失位而不死，謂之遺直，豈不悖哉。託孤重任，自古所難，死之非難，而濟之爲難耳。故受遺輔幼，能勝者鮮矣。向使陳世祖用殷，不佞蔡景歷，猶未可知。孔奐豈其人哉。或曰：當世祖命項及到，仲舉孔奐之時，宜何以對。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平居小事，猶不可不盡。况授受之際，存亡所繫，而敢避逆意之憎，獻詭隨之論乎。則當對之曰：太子柔弱，慈親所悉，中外共知。臣等奉承詔命，敢不以死繼之。然事有不克，將如何處。如此，世祖必疑。

而復問。然後請立長君。隆殷則晉，如詔旨所云。封儲君以大國，而廢弑之禍息矣。方是時，項得政已久，權勢隆重，如竇嬰爰盜之爭，祇爲空言。如荀息肥義之志，死亦無補。故權其重輕，不失於義。請立安成王，其可也。

臨海王

中書舍人劉師知見項地望權勢，爲朝野所屬，心忌之。謀出項于外，爲項所殺。右將軍韓子高與師知同謀，事未發，項誣以謀反，死獄中。

光大元年

論陳頊殄滅  
忠良

劉師知欲出安成王于外。此國計也。夫亦何罪。乃誣奏而殺之。韓子高與師知同謀而未舉。頊乃誣奏而殺之。方世祖以太伯之事命頊也。頊涕泣固辭。至是乃欺陵孤寡。殄戮忠良。雖暫得尊榮。而嗣世傾覆。由所以取之非其道。故天之報之如此。可不監哉。

周于謹卒。謹勲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

商鞅在秦。使多力者驟乘。持矛者傍車。一物不具。

商鞅于謹  
為不同

則不敢出于謹。在周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二人勲俱高。位俱重。而所為不同。何也。何謹之履道坦坦。而鞅之多畏也。謹無怨於人。而鞅者怨之所集也。或以能任怨為賢。曰。人之所不敢為。與所不肯為。我皆為之。怨者必眾。我之為是者。為國事耳。愚以謂不然。貪利則人怨。專權則人怨。慘虐則人怨。拂眾則人怨。為己而不恤人則人怨。若夫不貪利。不專權。與人同欲。不以己私。而用刑辟劫之也。則人何怨之有。故二帝之臣。無任怨者。舜之怨。謂不

得乎親也。三王之臣無任怨者。周公之怨謂不得乎君也。是怨也。自然自艾之。謂非憾忿疾怒之比也。貪利專權。拂衆爲己。以刑辟劫之。致天下憾忿疾怒。則一切不卹。曰吾任怨。吾任怨。以是自賢。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不道。凶愚之人耳。

高宗宣帝上

項

齊太尉叡司空婁定遠出和士開爲兗州刺史。士開載二美女一珠簾贈定遠。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謹以爲謝。定遠喜。問曰：欲復還否？士開曰：

大建元年

在內久不自安。但乞王保護。長爲大州足矣。士開請入辭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見齊主及太后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因慟哭。齊主太后亦泣。問計。士開曰：正須數行詔耳。於是出定遠爲青州刺史。叡入諫。遇害。士開復爲左僕射。定遠歸其所遺。加以珍寶。

論婁定遠納罪人之賂

婁定遠欲去和士開。曰：爲其姦貪諂媚以亂政也。方且逐之。而愛其二女子。一珠簾。是納罪人之賂也。則何以治士開矣。心爲利昏。則幾事在前而不見。士開之貨定遠也。亦猶晉人以璧馬假道於虞。



論陳高廟君  
臣之義

耳藏之外府終必取之。士開既留，女簾復返，定遠不爲是，亦不能免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著百越，自華皎叛，帝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遂反，詔章昭達討紇。莊子曰：凡事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高宗初，若平心公道，不殺劉師知，闕畧韓子高，則華皎、歐陽紇無自而反。皎、紇皆有功於時，撫藩良將，牧人以殺劉韓之故，懼信越之醢，不敢自安。高宗於此遣信臣降手詔，推誠慰諭，彼必罷師。若再三不從，

然後與師，亦未爲晚，乃不知罪已，速出忿兵，雖克捷成功，然虧君臣之義，失御下之道，慙德多矣。齊和士開威權日盛，嘗有人士參士開疾，鑿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甚易服，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爲之強服，疾遂愈。

莊子爲寓言，謂得車之多者，豈舐王之痔歟。蓋無是事也，以譏好富貴者無所不至耳，亦不謂後世誠有此人，至於嘗糞如齊士之媚和士開。唐人之諂魏元忠者，然後知世誠有此人，吁，可悲已。夫目

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性也色必極美聲必極和臭必極香味必極備然後爲快情也四者少有不善必麾而去之而於臭味則尤甚焉求富貴之人凡欲稱此而已今以求富貴之故反易其情性以狗彘自爲其意不過曰吾所失者少而所得者多所辱者秘而所榮者顯然亦不可名之以人矣是故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也無所不至則上而弑父弑君下而食狗彘之食凡可以得者皆爲之也夫理義

出於人心其可否豈不猶鼻口之於臭味歟意在富貴而直道不可取也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財當節則以爲不必節民當恤則以爲不必恤天變可畏則以爲不必畏公議可從則以爲不必從人而如此則是有目而以嫫母爲正色有耳而以桑間爲正音顛倒迷謬有異於嘗糞者幾希矣夫所以陷溺其心至於此極者利欲而已矣其端甚微其失不可救君子可不慎乎可不以義爲質而戒富貴之貪乎

三年

論斛律光有  
功而不伐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

有功而不伐，與有功而受賞者，上也。受少辭多者，次也。賞與功等，又其次也。功少而賞多，耻也。無功而受賞，民斯為下矣。失也。而以為得，辱也。而以為榮，似安而實危。若治而實亂，此非功也。而以為莫大之功，受甚重之賞，萌不厭之心，為無窮之計。如董卓王莽之徒，凶于身，沈一宗而後已也。夫以斛律明月之賢，有功而不伐，猶不克終，然則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下義其罪而上賞其姦者，吾為之懼矣。

齊段韶卒，韶有謀畧，得將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

論段韶不足  
以當宰相

段韶固齊之良臣也，史謂其得宰相體，則恐譽過其實也。得非以韶溫雅周慎，而與此名乎。夫溫雅周慎，士之良德，不足以當宰相，必也識造幾微，慮周久遠，德足以服群行，道足以處常變，其量有容，其心不倚，坐於廟朝，百官以職，百姓樂業，四夷賓

言史管見 卷十四 四十五  
服巍巍浩浩如深山大澤人不見其運動而威聲之所鎮壓惠澤之所浸灌天下晏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則宰相之體也段韶之時齊之小人交亂內外韶不能有所諫止又久於其位烏在其能賢世衰道微賢人君子以簡易之道行正大之情上不求合於人主故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之者寡不悅之者衆而和厚愿慤之人往往久於柄任至有謂鼻能吸醯三斗然後可以爲相者世傳其說謂信然也嗚呼安得伊尹

傳說諸葛武侯之徒而爲之執鞭哉。

四年

周晉公護問庾季才曰比日天道如何對曰上台有變公歸政請老則享期頤之壽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所知護沈吟久之曰本志如此但辭未獲耳

宇文護官尊位重榮祿兼極無以加矣問天道於庾季才者又有弑逆之謀也一之爲甚至于再矣護雖秉大權而無次立之勢既弑二君又屢殺近臣持此能全者鮮矣若從季才忠計猶可以後死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能無玉珽之及

論宇文護當  
從庾季才忠  
計

乎。

周主既誅晉公護，始親朝政，遷齊公憲為冢宰，實奪之權，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受命，晉公復執大權，豈有天子而制於人哉？卿侍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以白憲，憲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君道利宣上，人疑則百姓惑。故伊尹稱湯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王者之心，因言以宣，如天覆日照。

論周武帝亦晉厲子之次

蕩蕩皜皜，人莫不見，則天下服而禍亂息矣。禍亂之生，皆以君心蔽暗，多疑喜猜，於親族臣鄰，務存形迹，平時有過失，含容不治，或反以張之。比及大惡，然後裁處，其所傷必多矣。晉欒書既弒州蒲，迎立周子，周子令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庸非天乎？抑人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諸大夫曰：敢不唯命是聽。周子于時年十有四耳，控制強卿，纔十許言，而意六七變，抑揚開闔，情達而

理盡此其所以遂霸也。周武帝所以語裴文舉諷齊公憲者，明白無隱，亦其次矣。

齊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見輒罵曰：小人，穆提婆求娶光女，不許，祖穆皆怨光，共為誣言，白齊王誅之。

論斛律光能為將不能為相

論斛律其

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韓長鸞穆提婆祖珽之徒，濁亂齊室，光為上相，進賢黜姦，乃其職矣。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逃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

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皆不及此，其及也宜矣。

五年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克之。以中書侍郎李德林、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館事。

論李德林顏之推難免君子之責

李德林、顏之推，在齊稱賢者也。舍其文學，而質其行事，難乎免於君子之責矣。高緯據國，濁亂之時也。祖珽秉政，小人之相也。李顏二子，儻有器識，必不踐貴任。况肯為珽所引拔乎？時事屢變，懷祿容

身無伏節死義之操。蓋見于此。孔子曰。事君者非其人弗自。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自者。榮辱之本。主者。成敗之幾也。故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謂此類也。

齊祖珽頗收舉才望。增損政務。沙汰人物。黜諸奄宦羣小。爲致治之本。陸令萱穆提婆等共譖之。出珽爲北徐州刺史。

父而不正。不可以教子。故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君而不正。不可以帥臣。故曰。不能正

論祖珽不能  
身

其身如正人何。宰相師長百僚。尊不及君。而親不及父。而以不正自爲。其不可行也必矣。雖嚴刑峻法。控勒于下。足以禁其口。而不足以服其心。能行於暫而不能行於久。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祖珽盜竊贓汗。囚廢爲民。交結宮婢。乃至宰相。立身如此。而欲收人才。黜嬖寵舉治道。是猶候直景於曲表。挹清流於濁源。飛廉而談忠嘉。季躒而語仁義。無此理矣。李訓鄭注王伾叔文。皆祖珽之流也。人主無知人之明。悅其才辨。喜其敏給。而付以國

政。嗚呼殆哉。

齊蘭陵武王長恭美而勇，以印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入陳曲。齊主忌之，長恭頗務聚斂，所親尉相願問之曰：王非以印山之捷，欲自穢乎？是避禍而速之也。長恭涕泣問計，相願曰：王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齊主醜殺之。

論長恭非見  
幾之君子

功名之際，人臣已難處矣。若同姓有嫌疑之勢，尤所難處也。以事昏暗之君，處之尤所難者也。長恭

當如之何。屬疾在家，勿預時事，猶未足以自保，必也無宮室屏墉之壯，無爪牙馬仗之衛。貴而降，富而貧，遠不爲疎，邇不爲戚。謝絕賓客，門巷蕭條，其庶幾乎。尉相願雖勉之退藏，長恭尚且遲回未決。則策之進乎相願者，又豈能用乎？故不俟終日而作，非見幾之君子疇克爾哉。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齊主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報恩，議論無所回避，省宮



掖不急之費。禁左右驕縱之臣。獻替帷幄。以澄清爲已任。長鸞竟誣以謀反。殺之。

論張雕交結  
變人欲行其  
志  
齊執經侍人主。儒臣之至願也。講明正術。可以裨益君德。敷宣往監。可以輔成治道。功有大於是乎。然人臣不能自進。必有舉而揚之者。不可不慎也。輔弼賢人也。公心而薦賢。人主好學也。虚心而從善。雖子思孟子。亦將幡然而起矣。有一不然。君子不屑就也。今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其合與不合。視道之從違可也。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遠則不

稽癰疽瘡環之訓。近則不戒商君景監之事。其意必曰姑與之合。少貶無傷也。而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良之用轡。忘詭遇之賤。冀十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殞厥軀。末哉雕之爲儒矣。

周文宣后薨。周主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旣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內之服。亦令依禮。

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

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爲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廷之寇。與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爲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

何以加諸。

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令還俗。

物壞則蟲育。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斁。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時君世主。間欲攘而闢之。然嗜好有偏。扶此抑彼。是猶吹波助瀾。縱風止燎。故不旋踵而弊復作。又甚於前焉。魏世祖黜佛善矣。而信寇謙之。唐武宗黜佛善矣。而信趙歸真。此二道士荒虛誕妄。乃禪宗

論周人畢未  
響  
綱目節錄其  
文

有見者所訶斥也。夫安能與佛消長乎。然則周武帝無所偏好。老佛並罷。何爲亦不能絕而又復也。曰。欲養人者。必焚山澤。驅虎豹。放蟲蛇。而後人得其養。欲安身者。必固元氣。去壅底。消陰慝。而後身保其安。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重以嗣子狂昏。不遵先志。使美行善政。旣行而沮。惜哉。非天數也。乃人事未善焉耳矣。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性殘虐。嘗見婦人抱子。奪以

飼狗。婦人號哭。綽怒。併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鎖至行在。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蠍於器。置狙其中。齊主卽命索蠍一斗。置浴斛。使人裸卧。以爲笑樂。由是綽大有寵。

自有生民以來。列聖群賢。相與建立扶世之具。凡以愛養斯民。使免於夷狄禽獸之害而已。昔者成湯與葛伯同爲諸侯。葛伯殺一饋餉童子。湯爲是興師。攸徂之地。室家相慶。以其爲匹夫匹婦復讐也。而湯之王業。由此而成。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

論高緯率獸  
食人

矣。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乃率獸而食人，是自爲獸也。高綽不仁至此，而高緯顧寵任焉。蓋不待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之徒，濁亂政事也。有王者作，弔民伐罪，白婦嬰載，斯可矣。

七年  
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詔焚之。

論陳桃根當  
節責  
作爲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義當詰責桃根，貢篚不式，削其官任，以戒中外。猶恐不能絕也。今徒焚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

謂上於我本無怒心，姑以敦朴示天下耳。他日未必不復嘗試其君。終將納之。唐明皇先儉後奢，而佞臣以所獻精美受賞，此其效也。

七年  
周主自將伐齊

論周武忘哀  
卽戎  
禮在喪無外事，惟金革之事無避焉。亦謂其可者耳。其不可者，固弗之許也。魯侯初宅曲阜，斬然在衰絰之中。而徐夷並興東郊，不聞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孔子取其誓言，編之於書。其取之若是何也。門庭之寇，侵逼旣急，于是而曰吾服

喪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焉得爲孝乎。故禮設金革無避之條。謂此屬也。若夫國家安靖。邊鄙不聳。貪利而動。忘哀卽戎。斯乃不孝之大者。人徒見夫禮言金革之無避也。而行之。而昧於不可之理。是以多失之。春秋備書爲戒。深矣。若周武者。其犯斯戒者歟。

周主宴群臣。王軌因言。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

宇文贇不才。非特諸臣知之。周高祖亦知之矣。若爲國家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高祖雖數問東宮於諸臣。實爲私愛。以牽意。專在其子。惟恐他人得之也。不知唐虞爲天下擇人。尙付諸異姓。東宮旣不才。有子又幼弱。有垂亡之勢矣。曷若授之齊王之爲愈乎。其語王軌。天命云者。拒諫拂然之意乎。吁。亦蔽矣。

周克齊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旦午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常事。何用急奏。至晚平陽陷。

論周王拒諫

八年

論荒樂縱恣  
所以爲憂

講史管見 卷十四  
孝子之事親以父母悅懌爲得，故本之以深愛，達之以和氣，承之以愉色，要之以婉容，父母之心一有不悅，則求所以悅之，故曰悅親有道，而舜之大孝，至於底豫而成矣。資於事父以事君，率是可乎？曰：父子以天屬，君臣以義合，資於事父以事君，所可同者敬而已，其所以順乎親，與所以獲乎上者，其道固不同也。有諫，有拂，有箴，警，有勸，戒，德義不脩，則言之，政事不善，則言之，百姓不安，則言之，寇盜畔亂，則言之，三辰失行，則言之，山崩川竭，則言

之水旱饑凶，則言之，敗兵失土，則言之，小人亂國，則言之，危亡有徵，則言之，凡此皆所以聳動君心，使知畏懼，不敢肆乎佚樂，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然後爲君之樂可保，是謂先天下之憂而憂，憂以天下，後天下之樂而樂，樂以天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共由，而稷契臯伊說且召畢之所以忠於所事者也。今穆提婆高阿那肱，惟知使高緯耽樂之從，或曰：且當行樂，人生如寄，或曰：大家正爲樂，勿奏邊急，而緯信其言，亦復酣飲鼓舞，奏音度曲，號無

讀史管見 卷十四  
愁天子自一時觀之信足樂矣俄而險隘不守師徒潰敗身爲俘囚繼以誅滅前日之樂無可把玩而悲憂慘辱不可勝任是則戒慎憂懼乃所以爲樂而荒樂縱恣乃所以爲憂豈不昭昭然易見乎穆提婆高阿那肱蠆虱糞壤曾何足言然世之君子以容悅事君惟恐君一日不樂陷於提婆那肱而不自知也故因列事君之道異乎事親一以仁一以義天下之大戒也

齊主敗走穆提婆降周周主以提婆爲宜州刺史詔

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於是降者相繼

穆提婆導其君於淫樂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執而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旣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齊之臣子是好賢不堅惡惡不著急於近利而昧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昔周公旣誅紂則其從惡之臣必同時殄絕而孟子曰伐奄三年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于以見商之垂亡飛廉奔奄安則逢君危則逃難奄又助紂納

論周高祖不知取法周公綱目節錄其

其道播。故周公克奄，亟戮飛廉。而微子來歸，則封之於宋。以代殷後。其禮賢去惡，明白如此。而周高祖不知取法也。世之人見理不明者，往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為亂。故當決之時，不能為揚庭之事。曰：小人不可盡去，亦務為中道可爾。是不明乎消息進退之理也。夫之義以決盡陰柔為光，而復之義以君子朋來為吉。豈曰：小人不可盡去乎？如以小人不可盡去，則君子亦不可盡用。是舜之舉十六相當舉其八，而去四凶當去其二，以是為

中。不亦賊道乎。然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何謂也。曰：治小人者，刑當其罪，斯已矣。惡怒之，困苦之。如晉之於欒盈，錮之又錮，使無所容，則亂心生矣。豈與戮防風，放驩，堯誅飛廉之事同日而語焉。

九年

齊主禪位於太子恒，恒生八年矣。尊齊主為太上皇帝。

論高緯佞

甚哉高緯小人心，佞猾之見也。周師初侵，四境木動，以五世強國，苟能如秦穆公、齊威王、漢武帝



洗心自悔。下哀痛之詔。誅姦佞之臣。盡改前愆。用  
賢脩政。與百姓更始。自我敗之。自我存之。亦可以  
謝過宗廟。回改天意矣。高緯不然。安平無事。則狎  
昵群小。恣爲淫樂。邊境告急。則携挈嬖幸。脫身遁  
逃。而以危邦墜業。付諸孩孺。欲叨傳禪之美。而掩  
亂亡之罪。操心如此。天理所不容也。其能免乎。假  
手于周理。則宜矣。

齊上皇與后妃幼主奔青州。欲入陳。高阿那肱密召  
周師約生致齊主。啟云。周師尚遠。由是上皇淹留自

論高阿那肱  
罪不止於死

寬周師奄至禽之

國亡。君與用事之臣。當均其責。不獨臣之罪也。雖  
然扶世立教。臣責尤重。以享其榮祿。導於危亡。其  
情不可恕故耳。高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三人者。  
均亂臣也。而高阿那肱身爲宰相。以君餌敵。罪不  
止於死。惜乎周祖之寬之也。昔慕容仁叛。魏既獲。  
魏先爲斬其下之叛仁者。而後戮仁。雖周公用刑。  
不越是矣。高祖何昧於此耶。他日勸進強臣。密移  
周祚者。皆所委心腹之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論周制可以富民

讀史管見 卷一四  
周制庶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凡九種、餘悉禁之、  
民之貧有六、而侈費居一焉、上重斂則民貧、官吏貪則民貧、好用兵則民貧、末作衆則民貧、惰遊多則民貧、俗好奢則民貧、而好奢之事有五、華室屋一也、侈嫁娶二也、厚喪葬三也、盛賓宴四也、美服飾五也、皆致貧之道也、周制善矣、亦可以富民矣、兼夫四者、各爲之制、使上下有辯、多寡有數、人知所守、不敢踰越、是則利用厚生之政、而教化之本也、

清河後人張紹祖重校

讀史管見 卷第十四 終



